伊洛淵源 第五

楊文靖
楊迪
劉起居
尹侍講
張學士
馬殿院

侯學士
王著作
胡文定
王諸郡
劉司諫
林大節
張閎中
馮理

鮑若雨
周學先
唐棣
謝天申
潘旻
陳經正
李處遯
孟厚
范文甫
暢中伯
李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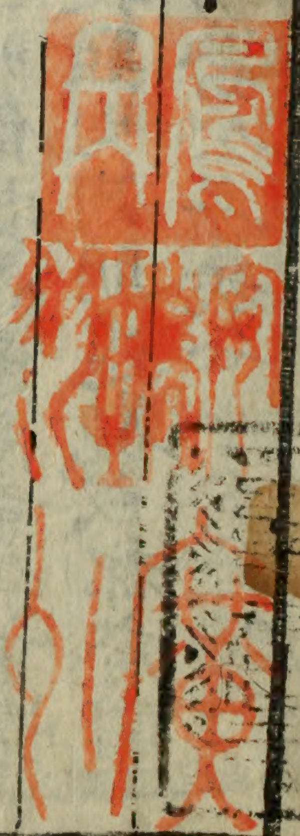
楊大隱
郭忠孝
周行己
邢恕

伊洛淵源錄新增卷第十

楊文靖公 （癸巳生 追封將師伯）

墓誌銘 （疑是胡文定所撰）

自孟子沒遺經僅存而聖學不傳所謂見而知之與聞而知之者世無其人則有西方之傑窺見間隙遂入中國舉世傾動靡然從之於是人皆失其本心莫知所止而天理滅矣宋嘉祐中有河南二程先生得孟子不傳之學於遺經以倡天下而升堂覩奧號稱高第在南方則廣平游定夫上蔡謝顯道與公三人是也公諱時字中立姓楊氏既沒踰年諸孫以右史呂本中所次行狀來請銘謹案楊氏出於弘農為望姓五世祖唐末避地



轉般之舊和糴買宜損其數而實支所買之直鎮雲之
軍宜退守內郡以省運輸之勞燕雲之地宜募邊民為
弓箭手使習騎射以殺常勝軍之勢衛士天子爪牙而
分為二三宜循其舊不可增損凡十餘事執政不能用
而虜騎已入寇則又言今日所急者莫大於收人心邊
事之興免夫之役毒被海內誤國之罪宜有所歸西城
聚斂東南花石其害尤甚宿姦巨猾借應奉之名豪奪
民財不可數計天下積憤鬱而不得發幾二十年欲致
人和去此三者會淵聖嗣位公乞對曰君臣一體上皇
痛自引咎至託以倦勤避位而宰執叙遷安受不辭此
何理也城下之盟辱亦甚矣主辱臣死大臣宜任其責

而皆首為竄亡自全之計陛下孤立何賴焉乞正典刑為臣子不忠之戒童貫為三路總帥虜人侵疆棄軍而歸置而不問故梁方平何灌相繼逃去大河天險棄而不守虜人奄至城下而朝廷不知帥臣失職無甚於此宜以軍法從事防城所仍用閹人提舉援以兵柄此覆車之轍不可復蹈渕聖大喜擢右諫議大夫虜人厚取金帛又遂賂以三鎮遂講和而去公上疏曰河朔朝廷重地三鎮又河朔要藩今一旦棄之虜廷以二十州之地貫吾腹中距京城無藩籬之固戎馬疾馳不數日而至此非經遠之謀四方勤王之師逾月而後集使之無功而去厚賜之則無名不與則生怨不可不慮也如聞

三鎮之民欲以死拒守今若以兵攝之使腹背受敵宜可為也朝廷欲專守和議以契丹百年之好猶不能保寧能保此狂虜乎夫要盟神不信宜審處之無至噬臍於是淵聖乃詔出師而議者多持兩端屢進屢却公又言聞虜人駐兵磁相劫掠無算誓書之墨未乾而渝不旋踵肅王初約及河而反今挾之以往此叛盟之大者吾雖欲專守和議不可得也今三鎮之民以死拒之於前吾以重兵擁其後此萬全之計望斷自宸衷無惑浮言而議者不一故終失此機會於是太原諸郡皆告急矣太學生伏闕乞留李綱种師道軍民從之者數萬人執政慮其生亂引高歡事揭榜於衢且請以禮起邦彥

公言士民伏闕詬罵大臣發其隱慝無所不至出於一
時忠憤非有作亂之心無足深罪李邦彥首畫逋逃之
策捐金割地質親王以主和議罷李綱而納誓書李鄴
奉使失辭惟虜言是聽此二人者國人之所同棄也今
敷告中外乃推平賊和議之功歸此二人非先王憲天
自民之意宜收還榜示以慰人心邦彥等旣罷趙野尚
存公復言野昔嘗建言請禁士庶以天王君聖爲名者
上皇後以爲謟諛之論嚴格不行而野猶泰然不以爲
恥乞賜罷黜上皆從之或意太學生又將伏闕鼓亂乃
以公兼國子祭酒遂言蔡京以繼述神宗皇帝爲名實
挾王安石以圖身利故推尊安石加以王爵配享孔子

廟廷然致今日之禍者實安石有以啓之也謹按安石昔爲邪說以塗學者耳目敗壞其心術者不可縷數姑即一二事明之昔神宗皇帝稱美漢文罷露臺之費安石乃言陛下若能以堯舜之道治天下雖竭天下以自奉不爲過也夫堯舜茅茨土階其稱禹曰克儉于家則竭天下者必非堯舜之道後王黼以三公領應奉司諭爲享上實安石自奉之說有以倡之也其釋鳧鷖之末章則曰以道守成者役使羣衆泰而不爲驕宰制萬物費而不爲侈按此章止謂能持盈則神祇祖考安樂之無後艱耳而安石獨爲此說後蔡京輩爭以奢僭相高輕費妄用窮極淫侈實安石此說有以倡之也其害豈

不甚哉乞正其學術之繆追奪王爵明詔中外毀去配享之像遂除安石從祀之列諫官馮澥力主王氏上䟽詆公又會堂官紛爭有旨皆罷歸上章乞出除給事中章又四上請去益堅以徽猷閣直學士提舉西京崇福宮又懇辭職名不當得有旨摠其學行醇固諫諍有聲請閑除職累月懇辭且從其志以勸廉退改徽猷閣待制上即位除工部侍郎論自古賢聖之君未有不以典學為務者以君德在是故也上然之除兼侍講二年以老疾乞出除龍圖閣直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四年上章告老從之紹興五年四月二十四日終于正寢享年八十有三葬本邑西山之原近臣朱震奏公嘗排邪說

以正天下學術之謬辨誣謗以明宣仁聖烈之功雪寃
誣以復昭慈聖獻之位據經論事不愧古人所著三經
義辨有益學者〻下本州抄錄仍優恤其家有旨贈官
賻以金帛娶余氏贈碩人先卒子五人迪早卒迥遹適
造已仕女四人長適陳淵次陸棠次李郁次未嫁孫男
七人孫女五人曾孫一人公天資夷曠濟以問學充養
有道德器早成積於中者純粹而閎深見於外者簡易
而平淡閒居和樂色笑可親臨事裁處不動聲氣與之
遊者雖羣居終日嗒然不語飲人以和而鄙薄之態自
不形也推本孟子性善之說發明中庸大學之道有欲
知方者為指其攸趣無所隱也當時公卿大夫之賢者

莫不尊信之崇寧初代余典教諸宮始獲從公遊三十年間出處險夷亦嘗覩之熟矣視公一飯雖蔬食脆甘若皆可於口未嘗有所嗜也每加一衣雖狐貉縕袍皆適於體未嘗有所擇也平生居處雖槃廬廈屋若皆可以託宿未嘗有所羨而求安也故山之田園皆先世所遺守其世業亦無所營增豆區之入也老之將至沉伏下僚厄窮遺佚若將終身焉子孫滿前每食不飽亦不改其樂也然則公於斯世所欲不存累何求哉心則遠矣凡訓釋論辨以闢邪說存於今者其傳浸廣故特載宣和末年及靖康之初諸所建白以表其深切著明而公之學於河南小嘗試之其用已如此所謂援而止之

而止必有以也進不隱賢必以其道豈不信乎世或以
不屑去疑公盖淺之爲丈夫也銘曰
天不喪道文其在玆維天之命尸者其誰孰能識車中
之狀意欲施之兄弟而處並爲世師偉玆三賢闡步共
馳有學術業顏其餒而公名景顯垂範有祠豈不見庸
孔艱厥時狂瀾奔潰砥柱不欹邪說害正倚門則揮嗟
彼姦罔讒言詆欺我扶有極人用不迷奚必來世判其
是非有援則止直道何疵不勉而和展也可夷河流在
北伊水之湄誰其似者訂此銘詩

龜山誌銘辨

完問何故西方之傑竊見聞隙遂入中國答曰自孟子

既後世無傳心之學此一片田地漸漸拋荒至東晉時無人耕種佛之徒如達磨輩最為桀黠見此間隙以為無人遂入中國面壁端坐揚眉瞬目到處稱尊此上之人拱手歸降不能出他圈樻

宪又問佛之徒既是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何故却言人人失其本心莫知所止答曰釋氏自言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吾却言失其本心莫知所止大段懸遠宪又問何故懸遠答曰吾聞道先生有言必吾觀於儒釋事事是句句合然而不同宪又問既云事事是句句合何故却不同答曰若於此見得許汝具一隻眼

宪又問據楊氏家錄稱先生不欲為市易官呂居仁亦

云辭不就今誌中何故削去不就二字答曰此是定問未曾與勘古人出處大致若書不就兩字便不小了龜山差監市易務即辭不就除秘書省校書郎却授而不辭似此行徑雖子貢之辯也分說不出來今但只書差監市易務公年將七十矣即古人乘田委吏之比意思渾洪不果小官之意自在其中乃是畫出一箇活底楊龜山也并退著作郎并遷英殿說只時一句亦說將去不消更引高麗國王事說定龜山前代如任瓊亦嘗薦諸賢於董卓卓召用之除申屠蟠外諸賢皆至或旬月遍歷三臺而無非之者此亦是有底事不是為文飾也先又問差王氏一章却似迂闊何故載之答曰此是取

王氏心肝底劊子手段何可不書書之則王氏心肝懸
在肉案上人人見得而詖淫邪遁之辭皆破矣
宏又問或說龜山被召過南京見劉器之劉問此行何
爲龜山曰以貪故劉曰若以貪故則更不消說答曰傳
言如此未知信否若據吾則不然劉若問此行何爲但
對曰老年無用處且入這保社宅若更問還有轉身一
路否但曰料得無處分說一任傍人點檢不然者若問
此行何爲只答云等來隨身亦自脫洒
宏再問何故載果何求哉心則遠矣一句答曰陶公是
古之逸民也地位甚高决非惠遠所能招劉雷之徒所
能友也觀其詩曰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

爾心遠地自偏即可知其為人故提此一句以表之而龜山之賢可想見矣世人以功名富貴累其心者何處更有這般氣象得深味心則遠矣一句即孟子所謂所欲不存者將終身若固有之氣象亦在其中矣崑又問如何是心則遠矣答曰或尚友古人或志在天下或慮及後世或不求人知而求天知皆所謂心遠矣

崑又問行狀云陳公瓘鄒公浩皆以師禮事先生何故不載答曰凡公卿大夫之賢者於當世有道之士莫不師尊之其稱先生有二義一則如後進之於先達或年德居長或聲望早著心高仰之故稱先生若韓子之於盧仝歐陽永叔之於孫明復是也其一如子弟之於父

兄居則侍立出則杖屨服勤至死心喪三年若子貢曾子之於仲尼近世呂與叔潘康仲之於張横渠是也今一槩稱以師禮事先生恐二公之門人未達故不復書大觀庚寅在都城嘗見了翁與龜山書稱中立先生初亦疑之後乃知字者親厚之意先生者高仰之稱也亦可見矣兼龜山道學自為當世所高而誌中已稱公卿大夫之賢者莫不尊信之矣不必更引二公以為重

宏又問行狀云胡公之徒實傳其學此事如何答曰吾於謝游楊二公皆義兼師友實尊信之若論其傳授卻自有來歷據龜山所見在中庸自明道先生所授吾所聞在春秋自伊川先生所發汝但觀吾春秋傳逕是白

頭六十歲以後所著必無大段抵捂更有改易去處其
書十萬餘言大抵是說此事試詳閱之必自知來歷矣

答陳幾叟書

龜山誌銘初不敢下筆以情意之厚義難固辭故不得
已勉強為之世人之知龜山者甚多而疑謗之者亦不
少故安國論其行己處自飲食衣服居處之際至於若
將終身不改其樂事皆有實以折服衆多之口至其大
畧又用語孟正蒙三說為證故措辭雖不工而意却有
所主只如差監市易務事乃平生履歷故不可闕若據
龜山所言却甚明白雖書不就無害也但行錄乃言不
欲為市易官於語脉中轉了龜山之意却似嫌其太卑

冗而不為須當削去不就二字夫年已七十欲為莞庫即見得遺佚阨窮不憫怨之意正要此一句用豈不可書乎其後以秘書召遷著作郎等事此正謂援而止之而止者也夫援而止之而止未有是處而龜山獨稱為仁者特以進不隱賢必以其道耳故備載所論當時政事十餘條此事它人不能言而龜山獨能言之又時然後發所以尤可貴耳當時宰執中若能聽言委直院吳元忠草畫一條具同南郊赦文行下決須救得一半不至如後來大段狼狽也若龜山此舉可謂老婆心切矣世人不察其用心之所在知之者見其赴召則曰此御筆也夫違御筆者以大不恭論自政和末年以來已是

海行指揮豈可以此定賢者之出處以其不可遽而就召僕有論及巾屠蟠笑而不答之事則又何辭以對故龜山之赴召非畏海行指揮乃懼天下之人在塗炭之中而有惻然不忍人之心是以不屑去耳故安國於龜山宣和靖康中諸所建白詳載其本末所以致其區區之意破紛紛之議使天下後世疑謗者莫不自消釋矣其章疏中所論王氏著爲邪說以塗學者耳目敗壞其心術又即一二事以明之此眞拔本塞源者也幾曾何以尚言猶是一時之論乎五經皆空言也雖不如春秋一句即是一事然明理以垂訓以待後之學者豈曰小補之哉故說者以謂五經如藥方春秋猶用藥治病此

亦互相發耳誌中又載近臣所論闢邪說以正天下學術之謬所著三經義辨有益學者未以義辨為有益則新義之為害可知故誌篇之末獨言凡著述論辨其存於今者非見諸行事故曰此語反復證明諸所建白之尤為深切耳而著述論辨之功自在若以為緩辭則誤矣故安國意不欲有所改更必欲更之但曰著述論辨存於今者其傳浸廣可也公更思之如何

記差市易務事始末　陳淵

龜山宣和四年既罷祠官貧甚不果赴部郭慎求在朝以書問所欲公已年七十矣（癸巳生宣和四年歲在壬寅年已七十）答以老不能辨事惟求一筦庫為貧耳慎

求得書詢吏部見闕監當官近昆陵未差者吏部報以常州市易務即為求得之馳以告公慎求初亦不知前一日為人所投公聞之曰非見闕固於吾事無濟然市易事吾素不以為然縱使得祿其可就乎蓋慎求不察吾意耳五年秋未果退閑因得國華之薦召赴都堂審察即以足疾辭不赴六年國華又以前請未行再薦遂以秘書郎召對且御詔若辭者坐罪乃不克免先是傳國華奉使三韓得旨許以經由三路凡人材可薦者薦之不限以員及歸具奏臣往來京西淛淮人材可薦者甚多然抱道處晦無如楊時者願以所得薦三路人材薦此一人上亦聞公名故始召審察又召上殿云若謂

監市易務不就除秘書郎節就節非同時事矣其實矣今削去不就二字為當更恕欲見其實故具之然如市易務方待闕未上雖不見於墓誌亦可也

行狀略　　　　　　呂舍人

處守楚潛議法平允而通判楊增多刻深先生每從潛議增以先生為附太守輕己及潛去後守林其議不待平先生力與之爭方知先生能有守也

知潭州瀏陽縣安撫使張公舜民雅敬重先生每見必設拜席與均禮知杭州餘杭縣簡易不為煩苛遠近悅服蔡京方相貴盛毋前葬餘杭用日者之言欲浚湖瀦水為形勢便利託言欲以便民事下餘杭縣先生詢問

父老人人以為不便即條上其事得不行

知越州蕭山縣蕭山之人聞先生名不治自化人人圖畫先生形像就家祠焉

或說當世貴人以為事至此必敗宜力引耆德老成置上左右開導上意庶幾猶可及也會路允迪傅墨卿使高麗高麗王問兩人龜山先生今在何處兩人對方召赴闕矣及還遂以名聞因勸政府宜及此時力引先生政府然之遂以秘書郎召及對陳儆戒之言上嘉納焉

太原被圍朝廷遣姚古救援古逗留不進先生上言乞誅古以肅軍政又率同列上疏論蔡京王黼童貫等罪

惡或死或貶乞罷官者與修京城事見錄五代史傳以
進朝廷置詳議司議天下利病先生以爲三省政事所
出六曹分治各有攸司今乃別辟官屬新進小生未必
賢於六曹長貳也朝廷從其議又乞復元祐名臣凡
在黨籍者力辨宣仁誣謗乞復元祐皇后位號凡所論
皆切當時要務

太學諸生詣闕上書議者疑其生事徼亂先生即見上
言諸生欲忠於朝廷爾本無他意但擇老成有行義者
爲之長貳即自定矣淵聖喜曰此無逾卿者矣即命先
生兼國子祭酒

今上即位本中之先君子初在政府首爲上言先生之

賢於是除工部侍郎

先生天資仁厚寬大能容物又不見其涯涘不為崖異絕俗之行以求世俗名譽與人交終始如一性至孝幼喪母哀毀如成人事繼母尤謹熙寧中既舉進士得官聞河南兩程先生之道即往從之學是時從兩先生學者甚衆而先生獨歸閑居累年沉浸經書推廣師說窮探力索務極其趣涵畜廣大而不敢輕自肆也

本中嘗聞於前輩長者以為明道先生溫然純粹終身無疾言遽色先生實似之

遺事九條

明道在潁昌時先生尋醫調官京師因往潁昌從學明

名臣錄程子勸先生勿
著書〻〻則多言〻〻則
害道
曰學者須有疑乃能進
德然須用力深方有疑
今之士讀書為學蓋自
以為無可疑者故其學
莫能相尚
語仲素曰讀書之法以
身体之以心驗之從容
默會於幽閒靜一之
中超然自得於書言
象意之表
六經之義驗之於心而
然施之行事而順然
後為得今之治經者
工無用之文徼幸科
第而已果何益哉
讀書須知著古人文字
所載明者何事不可

道甚喜每言曰楊君最會得容易及歸送之出門謂坐客曰吾道南矣先是建州林志寧出文潞公門下求教潞公云此中無以相益有二程先生者可往從之曰使人送明道處志寧乃語定夫及先生先生謂不可不一見也於是同行時謝顯道亦在謝為人誠實但聰悟不及先生故明道每言楊君聰明謝君如水投石然亦未嘗不稱其善伊川自涪歸見學者凋落多從佛學獨先生與謝丈不變因歎曰學者皆流於夷狄矣惟有謝楊二君長進 見龜山語錄

楊時於新學極精今日一有所問即能知其短而持之介甫之學大抵支離伯淳常與楊時讀了數篇其後盡

只於言上求之如萬事
問蒙曰以柔能為事而
子答能以恕之之道
其意在說聖人無傳
此則不可不知若從枝
葉上理會如影所使之
嫂治朕之語此豈可
信意在上豈容有比
謝任欲周理通而諸簡
旧音辭簡而天下之理
得云行其所無事不
亦易乎一以貫之不亦
簡乎如是則天下之
理得矣又曰行其所
無事一以貫之直是
一箇自然之理

能推類以通之見程氏遺書

伊川答楊中立論西銘中立書尾云判然無疑伊川曰楊時也未判然見祁寬所記尹和靖語

舊在二先生之門者伯淳最愛中立正叔最愛定夫觀二人氣像不相似見上蔡語錄

先生曰官司設法賣酒所在張樂集妓女以來小民此最為害教而必為之辭曰與民同樂豈不誤哉夫引誘無知之民以漁其財是在百姓為之理亦當禁而官吏為之上下不以為怪不知為政之過也且民之有財亦須上之人與之愛惜不與之愛惜而巧求暗取之雖無鞭笞以強民其所為有甚於鞭笞者矣余在潭州瀏陽

方官散青苗時凡酒肆茶店與夫俳優戲劇之罔民財者悉有以禁之散錢已然後令如故官賣酒舊嘗至是時亦必以妓樂隨處張設頗得民利或以請不許往往民間得錢遂用之有力 見龜山語錄

又言嘗至法州縣寺舍就用有餘則以歸官賑民之窮餓者余為瀏陽日方為立法使行旅之疾病飢踣於道者隨所在申縣縣令寺舍飲食之欲人之入於吾境者無一不得其所也其事未及行而余以罪去官至今以為恨

元城劉公問胡珵曰毗陵莫常得書中立安否曰楊先生近有除命以祕書郎召對公曰誰所薦珵曰傳聞是

蔡攸公曰此曹立黨相傾不知中立皆來否 見道護錄

胡文定公與楊大諫書曰大諫初承詔命衆論有疑安國獨以為以明道先生之心為心者裂裳裹足不俟駕而在途也又與宰相書曰龍圖閣直學士致仕楊公時造養深遠燭理甚明混迹同塵知之者鮮 知之者知其文學而已不知者以為蔡氏所引此公無求於人蔡氏焉能浼之 行年八十志氣未衰精力少年殆不能及上方嚮意儒學日新聖德延禮此老置之經席朝夕咨訪裨補必多至如裁決危疑經理庶務若燭照數計而龜卜又可助相府之忠謀也又答明應仲書云楊先生世事殊不屑意雖袒裼裸裎不以為浼 見胡文定公集

问龜山何為出來朱子曰他做人也苟且是時未免祿仕故胡亂就之苟可以少行其道龜山之意也然來得已不是及至又無可為者只是說沒緊要底事當此時苟有大力量咄嗟間真能轉移天下事來得也不枉既不能然又只是隨眾鶻突及欽宗即位為諫議爭配享事為孫仲益所攻孫言楊某曩與蔡京諸子遊今众

昔西南夷人嘗以梅聖兪雪詩織布而衣叚只於野錄載之其事不入誌銘然則姓名為蠻虜君長所知豈足道哉龜山行狀中載高麗國王事所以不得書也見胡氏傳家錄

（新增）朱子語五條

龜山資質粹美得之平易觀其立言可見 答汪尚書書 語類曰龜山天資高朴實簡易然所見一定更不須窮究某舊以語人後出人非假文字力如龜山極是簡易本根也只據見定終日坐在門限上人犯之亦不校

問龜山之學以身體之以心驗之從容自得於燕閒靜一之中李先生學於龜山其源流是如此曰龜山只是要閑散然却讀書尹和靖便不讀書 見語錄

龜山之出人多議之惟胡文定之言曰當時若能應

叙攻京而楊某曰慎無攻
亂安京長千攸龜山遂罷
游楊謝三君子初皆學禪
後來餘禪猶在故學之者
多流於禪游先生大是禪
學為是程先生當初說得
太高了他門只瞻見上一
截少下面着實工夫故流
弊至此或謂龜山晚年不如
此曰只論語序便可見
龜山輯荊公字說三十餘
字荊公字說多矣只辯三
十餘字何益哉又不去頂
門上下一轉語而隨其後
屑屑與之辯使其說轉則
吾之說不行矣
明陳建曰語類數條常摠
龜山鄉人龜山母陸見向
孟子道性善之說朱子曰
楊氏之言多雜於佛老

用復救得一半此語最公蓋龜山當此時雖負重名亦無殺活手段若謂其懷蔡氏汲引之恩力庇其子至有謹勿擊居安之語則誣矣幸而此言出于孫覿人自不信

龜山天資高朴實簡易然所見一定更不須窮究必年未見伊川時先本看莊列等文字後來此念熟了不覺發出來 游定夫尤甚罕有伊川時自先已 〇龜山解文字著述無綱要 〇龜山談論以手把一物正是說個道理也由是?

問龜山立朝却有許多議論曰龜山雜博是讀多少文字

遵道墓誌銘略 此昔先君子吏部府君所作

公諱迪字遵道為髫兒已能力學指物即賦凜然如成

人旣冠益貫穿古今孝友和易中外無間言平居無喜
慍色至急人因之而樂其爲善則矯然敢爲必極其意
而後已與人辯論綱領條析發微詣極求解的破開者
欽聳退而察其私言若不能出諸口故無賢不肖愛敬
之蓋度不身踐不苟言也里有貨訟不决者連年公一
言而兩家爲之平 其誠信於人如此遊太學聲出等夷
一旦棄而不顧抱經遊于伊川之門以藐然少年周還
羣公之間同門之士咸歛手以推先伊川必然可稚器
許之 伊川答龜山書曰令子名迪者好學質美當成遠
器於易春秋尤精詣崇寧三年以疾卒予不及識公自
來閩中多從龜山門士遊間論近世學者至公皆曰吾

不及也謹為之銘銘曰

斯文盛衰天實命之有嗜其徑異端乘之道堙不治以與世違有志於得俗學昏之以見自私垂虔莫施孰為毅然莫乘莫惛天蓋祐之使與斯文屹屹龜山淵源伊洛如星之斗以表後學公為之子妙質夙成目濡心渟食息訓經不差不陵師訓是程軌道以趍不畔墨繩行滿鄉黨世孰知之遺文蔚然不可瑕疵胡不百年以究其業齋志莫陳方壯而折天其或者尚相公子我銘幽竁以告來世

(新增)朱子語一條

熹讀公上伊川先生論易第二書則喟然歎曰是所

謂發微諸極求解的破者耶獨懺經疏祔毋而始遷

遠祖享先而雜用異教雖云代作恐亦非公所宜為

者豈其歲月久遠次輯之際容或有亂真者歟見跋

楊遵道遺文

伊洛淵源錄新增卷第十

伊洛淵源錄新增卷第十一

劉起居 戊申生

墓誌銘

公諱安節字元承温州人資貌不凡方兒時已有遠度比長嗜學有所未達思之夜以繼日必至於得而後已少與從父弟今徽猷閣待制安上相友愛皆以文行為士友所稱既冠肄太學尤徐三年擢進士第調越州諸暨主簿國子祭酒率其屬表留公太學不報除萊州州學教授未行改河東提舉學事司管勾文字改宣德郎召對便殿公言春宮宜慎擇官屬雖左右趨走者必惟其人又論節儉及君子小人和同之異上稱善顧問甚

慈即日擢為監察御史數决大獄所平反甚衆居數月彈殿中侍御史時公方謁告省親旣陛辭而命下不及供職而歸俄除起居郎趣赴闕公迎父宣義而西居無何宣義思歸公欲乞外補宣義固止之明年遷太常少卿而言者斥公在言責時無所建明且久不寧親責守饒州州荐飢公至大發廩賑之又檄旁郡無遏糴軍儲不足它日皆強取諸民公曰歲荒如此重困之可乎它司宜有相通者政應調適其緩急耳市人數為在官者所擾逃散郊外公躬率以廉寮屬化之未幾飢者充之者濟逃者復於是與之治賦出裁制貢奉之須俾屬縣先期戒民無倉卒之擾移知宣州去饒州二日民遮留

之號泣不忍別者壽以為吾州自範文正公後惟吾劉公而已至宣十日而水大至公分遣其屬具舟振溺而躬督之晝夜不少休所活幾數千人而遠近流民至者以萬數公闢佛廟以處之發廩以活之一無失所者其將發廩也吏以為法令不可而部使者亦持其議公皆弗聽大疫公命醫官治其方其得不死者不可計政和六年夏五月卒年四十九娶何氏公之娶也初行親迎之禮鄉人慕而繼之旁郡聞多竊笑比年朝廷頒五禮於天下於是人皆思公之倡始云子男曰暨孫有異質九歲而夭一女尚幼以安止之子誠為後公天資近道而敏於學問其所趨尚非世俗所謂學者嘗從當世賢

而有道者游始以致知格物發其材沉涵熟復存心養性久之於是有得其貌溫然望之知其有容過人無貴賤小大一以誠雖忤已者未嘗見其有怒色恚辭也其在河東同僚有交惡者一日邂逅公座聞其緒餘不覺自失相與如初其恬靜弗校宜若易與者至於有所立則挺然不可回奪曾不知禍福利害可以為避就也鄒公浩以右正言得罪公與其所厚數輩追路勞勉之朝廷震怒追逮甚急人皆惴恐公獨泰然如平時既而哲宗察其無它有詔釋之而公亦自若也事親能承順其意教養諸弟涵容周還有古人所難能者族居踰百口上下愛信雖臧獲無間言也常曰堯舜之道不過孝弟

天下之理有一無二迺若異端則有間斷矣聞人善如已出或歸以過則未嘗辨過事不擇劇易人所厭苦者任之裕然無迫遽勤瘁之色其與人遊常引其所長而陰覆其不及諸暨令不事事州將欲易它邑公既左右之振其綱條又稱其長者將卒善待之宣州賑濟公疏以為非敢專也蓋有所受之故朝廷錄部者之功而進秩焉蓋其志非敢私佚其身而在於為人其所施置常在於公天下以為不如是則非所謂合內外通彼我也所治二州尊以仁義教化平易近民民有訟委曲訓戒之俾毋再犯間有鬭者將愬于官則曰何面目復見府公遂捨去以是廷無可治之事或踰旬不施笞朴

遺事

或問劉子進乎曰未見它有進處問所以不進者何曰只為未有根因指庭前荼䕷曰此花只為有根故一年長盛如一年問何以見他未有進處曰不道全不進只它守得定不變却亦早是好手如康仲之徒皆忘却了

見上蔡語錄

新增朱子語一條

劉元承當蔡京用事無做好官見語錄

尹侍講 辛亥 和靖先生

墓誌銘　呂稽中

先生洛人也姓尹氏曾祖諱仲宣娶張氏生七子而二

子有名長子諱原字子衛是謂河內先生次子諱洙字
師魯是謂河南先生河內娶何氏生四子其長子諱材
官至尚書虞部員外郎娶劉氏萬年縣君劉氏卒陳氏
福昌縣君是生先生先生諱焞字（一字彥明）德充少孤奉母陳氏
以居為進士業年二十師事伊川程夫子先生應進士
舉答策問議誅元祐貴人先生曰噫尚可以干祿乎哉
不對而出告於程夫子曰吾不復應進士舉矣子曰子
有母在先生歸告其母母曰吾知汝以為善養不知汝
以祿養於是先生退不復就舉程夫子聞之曰賢哉母
也大觀中新學日興有言者曰程頤倡為異端尹焞張
繹為之左右先生遂不欲仕而聲聞益盛德益成同門

之士此皆尊畏之程夫子曰我死而不失其正者尹氏子
也靖康元年朝廷初辨忠邪召用四方才德之士以布
衣召先生先生謝不用既往又謝不欲朝大臣知不能
留也授以和靖處士而歸明年金人陷洛陽先生之家
死于賊先生既死而復蘇竄于長安山中轉徙四五年
而長安陷劉豫僭位于京師思有以繫天下之望則使
其偽帥趙斌卑詞厚禮來召先生具供帳衛從于山中
甚盛先生逃去夜徒步渡渭匿冥木谷中崎嶇之山門
遂至閬中久之往來巴中止于涪紹興五年有從臣言
先生之道上召先生于涪曰昔者之召程頤蓋自布衣
除崇政殿說書遂以左宣教郎崇政殿說書召先生先

生力辭十數上勑有司加禮敦遣不已六年先生辭官
而赴召蜀之學者為先生立祠于涪七年至九江有言
者攻毀程氏先生復辭曰學程氏者焞也生事之二十
年今又二十年矣請就斥朝廷恥之於是大臣顯言先
生非劉豫之節學問之正上又思見先生召之愈急禮
益至先生辭避已數十迫上命布衣至行在所而病上
賜之金帛使大臣存問慰勞須其病愈必受命而後朝
病愈先生朝又辭於上前上曰卿尚可辭耶朕渴卿久
矣知卿之從伊川也俟卿以講學不敢以有宅先生遂
就職又除秘書郎先生年六十七矣八年二月除秘書
少監月餘以病求去不許四月賜緋衣銀魚象笏與御

府珍玩之物先生益衰且病益求去改除直徽猷閣主
管萬壽觀崇政殿説書九月除太常少卿兼説書十二
月除權禮部侍郎兼侍講進官左通直郎而先生病日
作不能朝告病甚於朝廷十二月除徽猷閣待制提舉
萬壽觀兼侍講先生曰病不能朝矣而竊禄日至何功
德以當之上章十餘不已朝廷哀其病且老九年二月
使以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而去先生去之平江虎丘
十年正月先生年七十曰七十而老尚矣遂致仕進官
左奉議郎而後其請十二月先生如紹興居二年而沒
年七十有二矣上命越制以賻之贈官四等先生娶張
氏追封令人生子均仕為將仕郎洛陽之陷與張令人

皆死惟諸女在立孫鎮爲均子楷中闈之先生之學學
聖人者也曰聖人必可以學而至也而不可以爲也玩
味以索之踐履以身之涵養以成之有敘于是乎下學
上達窮理盡性而無豐無外者學之正也故先生莊敬
仁實不過於心不欺闇室自誠而明以之開物成務推
而放諸四海而準其於聖人六經之言耳順心得如出
諸己見於容貌聲音之間望之儼然也即之則溫言則
厲天下知道者必宗之不知者必慕之小人見之必革
面後有聖人不易先生之道矣然而先生進不得施之
天下退未嘗筆之於書與釋弟子言擴六經發明問答
不爲講解文書獨嘗奉詔撰論語解今行於世

馮忠恕記善錄序曰先生
教聖人之教者也聖人所言
吾當言也聖人所爲吾當爲
也詞章云乎哉其要有三
一曰玩味諷味言辭研索歸
趣以求聖人用心之精微二
曰涵養涵泳自得蘊畜
不撓存養氣質成就充實
至於剛大然後爲得也
三曰踐履不徒誦其空言
要須見之行事躬行之
實施於日用形於動靜語
默用物成務之際不離此
道所謂修者如此而已所
謂讀書如此而已
公問伊川如何是道曰行
處是道或問明道如何是
道曰於君臣父子兄弟夫
婦朋友上求

遺書十條

和靜因蘇昞見伊川自後半年方得大學西銘看見祁
寬所錄尹和靜語下同
和靜言初見伊川時教焞看敬字焞請益伊川曰主一
則是敬當時雖領此語然不若近時看得更親切寬問
如何是主一願先生善喩和靜言敬有甚形影只收斂
身心便是主一且如人到神祠中致敬時其心收斂更
着不得毫髮事非主一而何
尹彥明與思叔同時師事伊川先生思叔以高識彥明
以篤行俱爲先生所稱先生沒思叔亦病死彥明窮居
敎學未嘗少自貶爲常以先生教人專以敬以直內爲

先生在涪州時鄉士
迎天竺觀音於郊外
先生與姪有問何以
迎觀音先生曰公入省
迎安敢違眾又問曰
然則拜乎曰固將拜
也曰不得已而拜之歟
抑誠拜也曰彼亦賢者
也見賢思齊誠敬而
拜之矣

門人徐度語及蘇氏
使民戰慄義問曰如
何先生艴然曰訓經
而欲新奇無所不至
矣

又語人曰放教虛閑
自然見道

門人贊曰至哉聖謨
六經之編耳順心得如
誦己言朱子曰要當
既至地位始是讀
之人耳

本彥明獨能力行之彥明常言先生教人只是專令用敬以直內若用此理則百事不敢輕為不敢妄作不愧屋漏矣習之既久自然有所得也因說往年先生自涪陵歸日日見之一日因讀易至敬以直內處因問先生不習無不利時則更無睹當更無計較也邪先生深以為然且曰不易見得如此且更涵養不要輕說見呂氏雜誌

臨川鮑若雨商霖與鄉人十輩久從伊川一日伊川遣之見和靜次日伊川曰諸人謂子靳學不以教渠果否先生曰焞以諸公來依先生之門受學焞豈敢輒為他說萬一有少差便不誤它一生伊川頷之見祁寬所錄

朱子言行錄序曰程夫子有言涵養必以敬進學則在致知二者夫子教人所以造道入德之大端而不可以偏廢者也若尹先生者其務於夫子而有得於敬之云乎何其能之約而居之安也

又曰先生晚歲居從手書聖賢所示治氣養心之要粘之屋壁以自警戒熹竊念前賢進修不倦死而後已其心炯炯猶若可識捧讀終篇恍然自失因以自詔云

尹和靜語下同

和靜與思叔共學之久伊川問二子尋常見處同否有差否自覺如何為我言之和靜曰焞不違思叔如凡請問未達三四請益尚有未得處久之乃得如思叔則先生纔說便點頭會意往往造妙只是焞雖愚鈍自保守得若思叔則焞未敢保也伊川笑曰也是也是自是每同請益退伊川必謂諸郎曰張秀才如此不待尹秀才肯得

子謂尹焞魯張繹俊俊恐他日過之魯者終有守也見程氏遺書下同

尹子張子見先生曰二子於順之言如何尹子對曰聞

先生之言言下領意焞不如繹能終守先生之學繹不如焞先生欣然曰各中其病

和靖曰昔與范元長同見伊川偶有幹先起下堦伊川謂范曰君看尹彥明他時必有用於世元長次日說如此蓋伊川平日元不曾許人見祈寬所録尹和靖語

靖康元年同知樞密院事种師道奏伏見河南府布衣尹焞學專師古行足勵俗潛心允蹈踰三十年西都學者皆推仰之未嘗應書不求仕進若蒙召致俾預講說必有補益召至京師十月賜號和靖處士以歸户部尚書孫傅御史中丞呂好問户部侍郎邵傅中書舍人胡安國奏臣等伏覩河南府布衣尹焞學窮根本德備中

和言動惟時皆可師法器識宏遠可以任大臣等淺陋
不足以盡知然近來招延之士無有出其右者昨緣朝
廷特召河南敦迫赴闕伏聞命之處士以歸使焞韜藏
國器不為時用未副朝廷仄席求賢之意伏望聖慈特
加識擢以慰士大夫之望尋以金人犯闕不及再見見
龔麗集

和靜在瀘州一室名曰遂志齋取易致命遂志之義在
涪陵縣所居名曰習堂取學而時習之之義在千福院
一室名曰六有齋取橫渠先生所謂言有教動有法晝
有為宵有得息有養瞬有存之意室名曰三畏齋取畏
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之意見涪陵記善錄

紹興五年史館修撰兼侍讀范冲奏伏覩和靜處士尹焞誠明之學實有淵源直方之行動合規矩靖康中朝廷以布衣特起累加津遣既至京師懇辭還山賜處士號建炎間焞避竄山谷翟興為河南鎮撫使聞其名遣使迎聘焞亦不就今流落在蜀臣與之游處三十餘年得其為人内外淳備毫髮無玷實為鄉閭之所尊禮士友之所矜式迹其所得於已表見於外臣無能髣髴舉以代臣允愜公議六月十五日聖旨召赴行在仍令川陝宣撫司以禮津遣宣撫司劄下涪州津遣知州李瞻申尹處士雖寓居本州千福院然燭處一室嘉遯養浩志尚高潔邦人莫得而見恐非有司移文可致乞自

使司尊委官一員依已得聖旨以禮津遣上副朝廷舉
逸求賢興治美俗之意於宣撫司差官敦遣先生回狀
辭免不獲明年九月乃行先是伊川先生謫居於涪涪
人立祠於北巖先生避地偶亦居焉至是以文告辭曰
焞甲寅孟秋始居涪陵乙卯孟冬誤辱召命繼下除書
實嗣講事人微望輕敢紹前躅辭不獲命勉赴行在有
補於世則未有也不辱其門則有之今茲啓行惟先生
有以鑒之七年二月至江州以病少留四月上第八狀
云竊見臣寮上言程頤之學惑亂天下有為此學鼓扇
士類者皆屏絶之明詔天下焞實師程頤之學垂二十
年學之既專自信益篤自壯至老居之甚安使焞濫列

經帷其所敷繹僻陋之學亦不過聞於師者不惟無以
發明經旨又且仰惑聖聰焞雖甚愚敢偷一時之顯榮
不顧四方之公議捨其所學上欺君父加以疾病日增
精神衰耗決不能支持前還乞令自便訪藥求醫免令
道塗堙填委溝壑於是右相張公浚奏臣先備員川陝宣
撫處置使竊見和靖處士尹焞緣叛臣劉豫父子迫以
偽命焞經涉大河投身山谷自長安徒步趨蜀崎嶇千
餘里乞食問路僅獲生全臣嘗延請至司與之款接觀
其所學所養誠有大過人者紹興甲寅春臣被命還朝
蓋嘗以焞之姓名達之天聽今陛下博采群議召置經
筵而焞辭免新命未聞就道伏望聖慈特降睿旨令江

州守臣疾速以禮敦遣五月二十九日奉聖旨依奏先生又辭不得已九月乃至國門猶引前說力辭云列之經筵陳說上側守其師法則亂聖聰趍時苟合則負素志此其所以被寵若驚進退失據者也至二十狀不允乃受命入對見雜儀集及涪陵記善錄

戊午八月二十九日講筵初開上問先生孟子謂紂一夫如何先生曰此為當時之君而言也時有進疑孟子說者上問程頤謂孟子如何先生曰程頤不敢疑孟子見祁寬所錄尹和靜語

尹彥明在經筵嘗從容說黃庭堅如此作詩不知要何用見呂氏雜志

紹興戊午先生上奏曰本朝戎虜之禍亘古未聞然賴祖宗德澤之厚陛下勤撫之至所以億兆之心無有離異遠近愛戴國勢可保前年徽宗皇帝寧德皇后凶問遄來莫究不豫之狀天下之人痛心疾首而陛下方且屈意降心迎奉梓宮請問諱日為使遂使虜意益驕謂我無人乃再啓和議於今日意欲潛圖混一臣妾中國陛下十二年勤撫之功當失於此矣况先王之禮父母之讎不與共戴天兄弟之讎不反兵今信仇敵之詐謀而覬其肯和以紓目前之急豈不失不共戴天反兵之義乎臣竊為陛下痛惜之更願深謀熟慮採衆論以全大計則天下幸甚又與宰相秦檜書曰虜人與我有不

共戴天之讎靖康以來屢墮其術今若一屈使爲口實要怨誨兵自困自斃豈忍爲此議乎比者竊聞主上以父兄未返降志辱身於九重之中有年矣然亦未聞虜人悔禍還二帝於沙漠繼之梓宮崩問不祥天下之人痛恨切骨則虜人虎狼貪噬之性不言可見天下方將以此望於相公覬有以革其已然豈意爲之已甚乎今之上策莫如自治自治之要內則進君子而遠小人外則賞當功而罰當罪使主上之孝弟通於神明主上之道德成於安強勿以小智孑義而圖大功不勝幸甚復有辭免待制第三狀云臣每念誤受寵榮蔑聞補報比嘗不量分守輒及國事識見迂陋已驗于今跡其愚庸

豈堪時用第四狀又言之乃得外祠見戊午讜議及雜儷集

先生卒門人呂堅中以文致祭其略曰恭惟善誘循循不倦俾沉若酣培殖聞見曰敬以直內是乃持守維窮維格理則貽剖由是致知上達識明知而罔覺匪致之精養不以厚行不以力雖曰有見乃德之賊厚養乃行必踐必久勝己之私剔以固有略則易詐拘則易窮才意所惻鮮克有終喜怒哀樂聖愚同然發欲中節時然後言猗與吾道易簡以求如霽則行如潦則休或謂無心先生曰否何以知覺惟私是醜或謂勿思先生曰豈我亦有思思無邪爾先生之言測遠窮深其末傳者匪

朱子曰和靖言語雖以誦說而汚亦以講解而陋此言深有味也

和靖主大之功多窮理之功少故說經雖簡約有益學者但推說不去不能大發明在經邊小開悟啓發之功紹興初入經筵務注想如待神明然亦無大開發處時高宗好看山谷詩尹云此詩有何好處陛下看此做甚麼只說

言實心嗚呼哀哉

（新增）朱子語十三條

紀善錄荷傳示始得聞和靜言行之詳蓋其見道極明白故其言之極平易似淺近而實深遠卓乎不可及也見答羅參議書

程夫子有言涵養必以敬進學則在致知二言者夫子所以教人造道入德之大端而不可以偏廢焉者也若和靖尹公先生者其學於夫子而有得於敬之云乎何其說之約而居之安也見和靜言行錄序

先生在侍從班時朝士迎天竺觀音於郊外先生與往有問何以迎觀音也先生曰衆人皆迎我安敢違

得此一話

和靖才短只能守伊川之說

伊川纔說病便有藥和靖却似合下便把作死馬醫此道之傳直是未易以屬人也

和靖曰伊川門人馮理安豈先日二十年聞先生教誨全看一奇特事先生問之理曰夜間燕坐室中有亮先生曰顧亦有一奇特事理請問之先生曰每飯知飽

衆又問然則拜乎曰固將拜也問者曰不得已而拜之歟抑誠拜也曰彼亦賢者也見賢斯誠敬而拜之矣先生曰誦金剛經一卷曰是其母所訓不敢違也

見記和靜先生五事

伊川先生才說病便有藥和靖却似合下便作死馬醫此道之傳直未易以屬人也見答呂伯恭書

和靖被召時適有臣僚陳公輔論毀程學公在道聽辭甚可觀又嘗論講和甚力見答尤尚書袤書

王德修言一日早起見和靖使人傳語令且坐候看經了相見少頃和靖出某問曰先生看甚經曰看光明經某問先生何故看光明經曰老母臨終時命令

不敢違先生曰此便是平日闕却諭父母於道一節便致得如此見語錄下同

和靖在虎丘每旦起頂禮佛他因趙相入侍講筵那是都說不出人責他事業答曰每日只講兩行書如何做得致君澤民事業高宗問程某道孟子如何答曰程某不敢疑孟子如此則是孟子亦有可疑處只是不敢疑耳此處更當下兩語都住了也應患難後心神耗了

問和靖立朝議論曰和靖不觀他書只是持守得好他語錄中說涵養持守處分外親切有些朝廷文字多是呂稽中輩代作

和靖在程門直是鈍底被他只就一箇敬字上做工夫終被他做得成

尹和靖持守有餘而格物未至故所見不精明無活法

和靖守得謹見得不甚透如俗語說他只是抱得一箇不哭底孩兒

和靖持守甚確凡遇飲手足在一處醉後亦然

和靖赴樂會聽曲子皆知之亦歡然但拱手安足終日未嘗動也在平江時累年用一扇用畢置架上凡百嚴整有常有僧見之云吾不知儒家所謂周孔為如何然恐亦只如此也

伊洛淵源録卷第十一

伊洛淵源錄新增卷第十二

張思叔名繹嘗記伊川言行一編亦名師說所著詩
文甚多今有數篇

遺事三條

張思叔河南壽安人家甚微年長未知讀書為人傭作
一日見縣官出入傳呼道路思叔頗羨慕之問人何以
得如此或告之曰此讀書所致耳思叔始發憤從人授
學執勞苦之役教者憐其志頗勸勉之後頗能文入縣
學府學被薦以科舉之學不足為也因至僧寺見道楷
禪師悅其道有祝髮從之之意時周恭叔行己官洛中
思叔亦從之恭叔謂之曰子它日程先生歸可從之學

無爲堂記長也及伊川先生歸自涪陵思叔始見先生時從學者甚衆先生獨許思叔因讀孟子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始有自得處後更窮理造微出能及之者矣見呂氏雜志又童蒙訓云思叔同讀孟子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慨然有得蓋能娶此則無不可爲之事

和靖言焞與思叔既相友善伊川歸自涪陵思叔始見先生思叔穎悟疏通先生亦便喜之自此同遊處先生以族女妻之甚相敬待家居壽安學者從之衛衆和靖嘗因侍坐稟伊川曰張繹每聞先生語往往言下解悟焞聞先生語須再三尋思或更請問然後解悟然也且

持守恐思叔不及焞先生以為然思叔長於為文又善辦事先生沒未幾思叔亦沒和靖被召嘗曰思叔若在到今自當吾用必能有為於世伊川嘗言曉得三十見涪陵見善錄

張繹思叔三十歲方見伊川後伊川一年卒初以文聞於鄉曲後來作文字甚少伊川每云張繹朴茂見祁寬錄尹和靖語

(新增)宋子語三條

伊川之門張思叔最後進然深惜其早世使天與之年殆不可量見語錄下同

謂思叔持守不及和靖乃伊川語非特為品藻二人

蓋有深意和靖舉以語人亦非自是乃欲人識得先生意耳若以其自足之嫌而一不言則夫子是將無處不窒礙矣

張思叔敘似和靖伊川稱其壯茂然亦狹無展拓氣象收得雜文五六篇其詩却似禪緣他初是釋子出身

馬駿院

逸士狀　何元

公諱侚字晦中案語錄或作侚晦仲或作時舉元亦嘗兼汴京平人也自弱冠登第不樂馳騖以階進聯遊州縣人無知者崇寧初元祐學有禁亦黜人用事出其黨為諸

靖康虜議立邦昌公抗言於稠人曰吾曹職為爭臣豈可緘嘿當共入議乞存趙氏秦檜不荅公為属藁就呼臺吏連名書之檜既為臺長則當列於首以呈檜檜猶豫公率同僚合辭力請檜不得已書名公遣人疾馳以達虜酋故秦氏所藏猶云秦筆也公死檜還自虜揚言己功盡取當者公子孫漂泊閩中有甥何琉得其元藁累欲上之而其子止之云秦之凶燄其可犯耶紹興乙未

路學使專糾其事伊川程先生之門學者無幾雖宿耆從遊間以趨利叛去公方自吏部求為西京司法曹事欣然為親依之計至則因先生高第張繹以求見先生初以非其時恐貽公累公執贄凡十反愈恭且曰使伸得聞道雖死何憾况不至於死者乎先生聞而嘆曰此真有志者遂引而進之自爾出入凡三年公暇雖風雨必日一造焉同僚相忌至以飛語中傷之不顧也逮靖康初政樞密孫傅始以卓行薦于朝召既至中丞秦檜素高其節即迎辟為監察御史令人取顏狀公曰中丞取臺官但聞堪不堪無問顏不顏居無何遭大變故虜人立張邦昌俾僭于位邦昌初不敢當而賊臣從旁勸

春琬忽夢公衣冠如平生云秦氏將敗趣往陳之琬即持其書以糾閤檜大怒誣以他罪竄嶺外未幾檜果死其家訟冤詔復琬官公之忠憤遂得別白

出名臣言行錄

進曰相公今姑攝位從事忍死為一城生靈贖命也曰為周公為王莽惟相公所為耳邦昌于是俛首唯唯即趍虜帳受偽號即虜人去滋久邦昌恬無自孫意時人皆意邦昌實預邪謀畏禍無敢言者公首貽書請邦昌迎元帥康王書成率同院僉與俱往相顧無一肯公遂以書自抵銀臺司進之吏視書不稱臣辭不受公拔袂叱曰逆類吾今日不愛一死正為此耳而欲吾稱臣邪出即以繳申尚書省尚書省以示邦昌邦昌得書氣沮恐敗誅甫議迎隆祐皇后爲垂簾計其書大略曰相公閤下服事累朝為宋寶臣比者不幸迫於狂虜使當偽號非常之事閤下此時豈以義為可犯君為可忘宗

社神靈為可欺所以忍死須臾而詭聽之者其心若曰與其虐孫於人而宗亡趙氏之宗者孰若屈受於己而宗存趙以歸耳是得春秋祭仲行權之旨而不爲辭其名故天下戶知之而無一人以相公爲非也虜人旣北相公於義卽合褒懼自列於朝上皇子惟康王在外天下所繫國統有歸宜卽發使通問掃淸宮室率群臣共迎而立之閣下退就北面之列然後從而引咎以明身爲人臣昧於防患不幸爲冠讎脅迫當時不能卽死以待陛下今事旣定夫復何面事君請歸死有司以爲人臣失節之戒退伏闕下以俟命如此則明王必能照察以閣下忠宗存國義不苟生棄過錄勞而身名俱榮矣

今乃謀不出此時日已多肆然尚當非據優容祿禁闥若
固有之群心狐疑不知所謂上天難欺下民可畏成敗
之際間不容髮閤下若以愚言粗有覺悟伏望亟圖猶
可轉禍為福於匪朝伊夕之間此伸所以不敢自外且
效愚職分於朝廷過此以往則閤下包藏既深志意必
異外假設飾事端倡日待期兩宗陰結冦讎合從為亂
九廟在天雖萬無成理然伸亦願生不汙與叛逆同朝
請先伏死都市以明此心既而戶部侍郎王及之言於
邦昌以上皇寧德宮府藏所有及池塘魚藕之利可盡
取以資國用公復慨然引義白於都堂曰古者人臣去
國其君待之猶三年然後收其田里君之禮臣猶若此

則臣之報君宜如何今吾君遠狩猶未出疆天下之人
方日北首擬欲追攀而不可得君之府藏無恙忍一朝
而毀乎此與削迹何異物不可許耶昌不聽今上龍飛
公屢拜章以城陷不能救主遷不能死請從官削上知
其忠且有功於國遂擢為殿中侍御史荆湖廣南撫諭
以誅邦昌及其黨王時雍還臺言執政黃潛善汪伯彥
不法者七事不報嗣上章以臣言可采即乞施行非是
臣合坐誣罔大臣之罪移病待命旬日貶濮州監酒稅
時用事者恚甚必欲寘之死地以濮迫寇境故有是命
有議者為朝廷惜其去至感嗟相弔且為公危之公以
襆被就道無憂懼之色人益嘆服公天資重厚雖勇於

爲義而雖以劉孝凡所建明輙削其稾故人少知者不
幸亟爲仇陥於死公之死不得其詳或云時三豎屯淮
上受潛善等密旨如不利於公
天下知與不知莫不痛之未幾廣陵不守果如公言紹
興初乃追贈諫議大夫公居常稱曰志士不忘在溝壑
勇士不忘喪其元今日何時溝壑乃吾死所也故其臨
事奮不顧身每如此姑撥其大者以補國史之缺謹狀

先君紹興初作此文推挽以呈故丞相李公李公
許以進朝廷未及而薨紹興癸酉倅辰陽忽見
邸報宰相秦檜自陳其靖康之功謂他人無預
焉先君遂以此文繳申尚書省大激檜怒送劄

南詔獄令旨引居獄辭皆出吏手先君不得預
也奏上又以情重法輕特削官貶眞陽未幾檜
死冢息東歸繼復饋遺物而病不起矣嗚呼痛哉
秦檜靖康末為中丞於虜人帳前乞立趙氏其
謀議皆出於先生及察院吳給毅令穀仁為草
劉子擔息人分功深諱其事及見逸士狀恐先
君知而揚之故忍憾至死辛巳仲冬十月男鎬
謹書
續記
先生調官未嘗擇遠近利害到部但視資當入者即注
擬家東平乃授成都郫縣丞尚在選調至任未幾會納

冬來成都誥穰守以委先生先生辭以多弊不可爲守問其故先生曰弊之大者由諸司吏人封抄拒之則速禍守曰君既知其弊尚何辭先生至境中則諸邑人紛然矣豈飲食玩好文飾美女允可以蠱訹者無所不至前此主者不能自謹一墮計中則束手受制莫敢誰何先生盡遂之嚴察吏卒不容纖芥負米一毛者略無留滯於是蜀人稱詠萬口一辭時提舉常平孫俟按部至成都境上早行見負擔者假寐道傍以待曉怪而問之俁應曰今年好受納官某等并無邀阻故争先詣其主名曰馬縣丞也孫嘆息不已抵郡即呼吏書牒薦之即日改秩先生常以此語人云人之利鈍自有時但當付直

道無用千人也

先生為奉符丞攝令事方歲歉而朝廷行茶引先生拒之曰民方救死不贍豈可重困之太守怒曰朝命安可抗先生曰伸為令誠不忍見民轉溝壑守曰須先劾爾事乃可行民聞先生被劾爭赴愬諸司或徑達臺省事遂解又嘗掌市易倅以百縑令售之先生辭以直高倅強之先生曰伸不敢以詐佑官直須伸去乃可欲尋醫倅懼而止

先生在奉符孫傳伯野在西掖慕洛學遣其子見先生求二程先生語錄先生曰此書今非其真未敢遽傳其子固請先生曰第歸尊公若果有志無憚再來既還以

告伯野曰吾志欲求道遑恤他事遂令復至先生乃授之且謂曰尊公旣得此書不得久於朝矣未幾果以徽高麗詞頭罷

先生出使過州縣必察民利病餽遺一無所受初至清湘所在民群聚遮馬首投狀乞留其宰問其善政皆曰不知其它但知知縣到後未嘗有吏下鄉先生即日以舉牒付民使以遺令衆歡然乃去令姓張失其名至番禺閱諸司以屬吏之賢者同薦一節度推官姓黄曰方陳述生殺自任官吏無不畏附惟此人敢與之辨曲直幾遭虎口乃舉之還至舒州從人詣縣索夫馬其令不應直至前回殿院所合得不敢不供從人入門外需索實

不能應先生延之坐且謝之既而謂人曰其以臺官過
州縣一令乃敢拒之是必有氣局者還朝首薦之令姓
周
先生晨興必整衣冠端坐讀中庸一過然後出視事先
生曰吾志在行道使吾以富貴為心則為富貴所累使
吾以妻子為念則為妻子所累是道不可行也故其在
廣陵隨身行李一擔而圖書半之山東已擾而家屬尚
留東平
先生自湖廣還將入奏於道中採訪得執政不法事作
彈文方具稾而先君追及於建康先生喜曰吾有事數
日不能自決望子久矣因出稾相示且曰吾欲首言之

先君曰先生方以使還且當奏職事條論似未晚先生曰彼忌我若未及言而有遷除奈何然吾當有以探之是時方召孫覿謝克家乃言此二人皆小人不可用如覿親草降表極其筆力以媚虜人受其二女乃負國之賊也果不報遂除司農卿先生固辭乃繳進彈文時執政怒甚搜求無以為罪乃指彈文中言郎成章上書事成章中官也以為趨向不正遂貶公濮州監稅

遺事三條

崇寧間言者范致虛攻先生為元祐邪說朝廷下河南府盡逐學徒後數月馬伸及門未見先生辭之伸致懇棄官而來先生曰近日盡逐學徒恐非公仕進所利公

能棄官則官不必棄也建炎間仲為御史論事公論與之見程氏遺書

靖康二年四月八日監察御史馬伸狀伏見逆胡犯順劫二帝北行且逼立太宰相公使主國事相公所以忍死就位者自信虜退必能復辟也忠臣義士不即就死城中之人不即生變者亦以相公必立趙孤也今虜退多日吾君之子已知所在訟獄謳歌又皆歸往相公尚處禁中不反初服未就臣列道路傳言以謂相公外挾强虜之威使人遊說康王且令南遁然後據有中原為久假不歸之計伸知相公必無是心但謂虜人未遠因循未能盡改雖然如此亦太不便蓋人心未孚一旦喧

闕雖有忠義之志相公必不能自明滿城生靈反遭塗炭辜負相公初心矣伏望相公速行改正易服歸省庭事取禀太后命令而後行仍速迎奉康王歸京日下開門撫勞四方勤王之師以示無間應内外赦書施行懸惠收人心等事權行拘收僞立趙氏子日然後施行庶幾中外釋疑轉禍為福伊周再作無以復加如以僕言為不然即先次誅戮俾有死而已必不敢輔相公為宋朝叛臣也謹具申太宰相公伏候鈞旨申時奉鈞旨一切改正九日追僞赦不行邦昌召侍從官議事晚降手書請元祐皇后垂簾决政邦昌行太宰事中外大悅追回諸路赦文并收初四日立宋太后手書不用遣馮澥

李回爲奉迎使副見汪藻所編實録草本
胡文定公時政論曰馬伸言黃潛善汪伯彥措置乖方
自言官黜爲監當而其言則有狀矣不愼命令則以下
還都之詔也廣布私恩則以復祠官教官之闕也黜陟
不公則以罷衛膚敏而用孫覿不祥之人也杜塞言路
則以貶吳給張閎邵成章也妒功害能則以沮宗澤與
許景衡也私收軍情則以各置親兵千人請給獨優學
也同惡相濟則以力庇罪人王安中也凡舉一事必立
一證皆衆所共知亦衆所共見不敢以無爲有亦不敢
以是爲非而當時不信其言而罷之又以爲言事不實
而重責之是罰沮忠讜指軀爲國之人惡其毀譽之撓

實而不亂也邪說何由息公道何由行乎伸既遠貶雖
有詔命不聞來期君子憫焉此雖責以龍閣未盡褒勸
之禮乞加追獎及其子孫以承天意見胡文定公集

(新增)朱子語一條

汪黃用事事事無能却會尊殺如置馬伸于死地陳
東歐陽澈之死皆二人為之又去歐陽澈楚州人某
族叔祖時居高郵一日使人往楚州鹽城小村中買
物事乃云彼中三四日大雪叔祖甚怪之時八月安
得有雪后有人自彼中來問之果然乃歐陽死時也
見語錄

廉按馬時中之貶汪黃搜求無以為罪乃摭其嘗

言邵成章事以為趨向不正成章宦官也當時亦
疏汪黄誤國編管南雄而時中以為阻塞言、耳
欽宗後思成章忠直召赴行在其徒忌之譖于欽
宗曰邵九再來陛下無歡樂矣遂止之於洪州金
人入洪州脅之仕不從曰忠臣也吾不忍殺遣之
金帛而去則邵之為人亦可見矣程子惜李舜舉
之死李子嘗言後漢呂强後世無不賢之固時中
之意也

侯師聖名仲良河東人二先生門人舅氏華陰先生無
可之孫其論語說及雅言一編皆出衡山胡
氏其為人援據亦見胡文定公行狀

遺事三條

人有欲館侯子於其門者侯子造焉則壁上無佛像凡積佛書其家人又常齋素欲侯子從之侯子遂行或問之侯子曰蔬食士之常分若食彼之食則非矣吾聞用夏變夷未聞變於夷者也人有父在而身爲祖母忌日飯僧者召侯子侯子不往或問之侯子曰主祭祀者其父也而子當之則無父矣何往焉 見侯子雅言

胡文定公與楊大諫書云侯仲良者去春自荊門潰卒甲馬之中脫生相從於漳水之濱今已兩年其安於羈若守節不移固所未有至於講論經術則通貫不窮商略時事則纖微皆察國勢安危民情休戚凡務之切於

令者莫不留意而皆曉也方危艱難之時而使此輩人
老身貧賤亦可慨矣伏望吾兄力薦於朝俾命以宮使
得效一職亦不為無補 見胡文定公集
尹子曰先生謂侯子議論只好隔壁聽 見外書
或曰江陵有侯師聖者初從伊川未悟乃策杖
訪濂溪濂溪留之對榻夜談越三日自謂有得
如見天之廣大伊川亦訝其不凡曰非從濂溪
來耶師聖從遊荊門胡文定留與爲鄰終焉愚
案侯子非荊人據諸書所載但知前數條而胡
公作狀亦止云熟觀二先生之言行不言其見
濂溪也濂溪卒於熙寧六年而侯子靖康遠矣

之間尚在其顚上蔡謝公手帖猶云顯道雖與予爲同門友然視予爲後生則其年輩不與濂溪相接明矣且其言自謂有得如見天之廣大者亦與侯子平日之言不相似凡若此類學者詳之

新增 朱子語三條

詳味此言以驗此書竊謂其學大抵明白勁正而無深潛縝密沉浸醲郁之味故於精微曲折之際不免疎略時有罅縫不得於言而求諸心乃其所見所存有此氣象非但文字之疵也 說侯子論語 與張欽夫書

愚按朱子此段語乃李幼武所編宋名臣外錄

所載攷之朱子大全集無所見侯氏論語說亦不行于世惜乎所謂明白勁正者後學無由而領略之也

胡氏記侯師聖語曰仁如一元之氣化育流行無一息間斷此說好見語錄下同

侯師聖太粗疎李先生甚輕之來延平看親羅仲素往見之坐少時不得只管要行此亦可見其粗疎處

王著作

墓誌略　章憲

福清王先生程門高弟諱蘋字信伯世居福之福清自其考從平江先生資稟清粹充養純固平居恂恂儒者

及語當世之務民俗利病若習於從政者然不徵名當世世亦罕知之知府事孫公祐列先生學行於朝召見賜進士出身除秘書省正字先生爲上言曰人心廣大無垠萬善皆備盛德大業由此而成故欲傳堯舜禹湯文武之道擴充是心焉爾帝王之學與儒士異尚儒生從事章句文義帝王務得其要措之事業蓋聖人經世大法備在方冊苟得其要舉而行之無難也未幾兼史館校勘遷著作郎丐外補通判尚州主管台州崇道觀致仕官至左朝奉郎壽七十有二紹興二十三年五月戊午疾終于里第葬于湖州長興縣和平鎮茅栗山楊文靖公時程門先進嘗曰同門後來成就莫踰吾信伯

中書舍人朱公震寶文閣直學士胡公安國徽猷閣待制尹公焞皆舉以自代胡公論薦尤力謂其學有師承識通世務使司獻納必有補於聖時

新增朱子語二條

浙中王蘋信伯親見伊川來後來設教作怪舒州有語錄之類專教人以天下歸仁才見人便說天下歸仁更不說克己復禮見語錄下同

嘗見震澤記善錄彼親見伊川何故如此之差曰彼只見伊川面耳

伊洛淵源錄卷第十二

名臣錄中興初以給事中召公辭因致書宰相頤浩曰夫嘉祐政事之大要本於愛民始於審謀成於果斷今朝廷欲理兵政以強國而官吏不知恤民以養兵是欲稼之長而涸其泉欲木之茂而去其根則與嘉祐愛民之意異矣至於公謀弥縫而因是未定命令交錯而民聽未孚法制如更而下不知其所守其於

伊洛淵源錄新增卷第十三

胡文定公 生甲寅 武夷先生

行狀略

公諱安國字康侯建州崇安人父淵故宣義郎致仕贈中大夫母吳氏故永壽縣君贈令人公生於熙寧甲寅九月二十二日巳時年七歲為小詩有自任以文章道德之句少長入太學晝夜刻勵同舍有穎昌靳裁之嘗聞西洛程先生之學獨奇重公與論經史大義公以是學問益強識致日明文辭迥出流輩博士欽公諸職長各呈其文課將攷優劣而去留之皆爭先自達公獨繳還挐帖願退就諸生之列中紹聖四年登進士第時策

嘉祐審謹能斷亦異
矣
定計論曰撥乱興業
必有前定不移之計後
功可就陛下履極六
年以建都則未有不
移必守之居以討賊
則未有必操不变之
術以立政則未有必
行不反之令以任官
則未有必信不疑之
臣舍今不為後悔何
及
設險論曰設險以得人
為本保險以智計為
先人勝險為上險勝
人為下人与險均僥
得中策方今所患在
於恃險而人謀未善
耳今欲固上流必保
漢沔欲固下流必守

問大要欲復熙豐之政公推言大學格物致知正心誠意以平天下之道詞幾萬言考官得之定為第一將唱名宰執以策中無詆元祐語欲降其等哲宗命再讀諦聽逾時稱善者數四親擢公為第三除荊南教授正身律物非休沐者不出凡所訓說務明忠孝之大端不以文藝為勸除大學錄學生劉觀石公揆輕俊有名試選屢居上游一旦觀為人代筆事覺公揆薄遊成訟逾告期不歸為之游說者甚衆公正色曰錄以行規矩為職職不能守奚以錄為且二人者果佳士而所為如此亦何足恤衆不能奪竟致之法遷博士除提舉湖北路學事公言曰學校所以成就人材非治之也今法令具矣

淮沖欲困中流又以重兵
鎮安陸此守江章勢
雖有小変而大槩不
可易者也
正心論曰心者身之本也
正心之道先致其知而
誠意故人主不可不学
也蓋戡定禍亂雖急於
戎務又本於方寸不
答以致知則方寸亂
矣何以成帝王之業
手
養氣論曰用兵之勝負
係軍旅之強弱、、、
係將帥之勇怯、、、、
係人主所養之氣曲直
如何耳蓋人主將、也以
直養氣自反而縮則孟
子所謂約而狐偃所謂
壯也壯則強以曲養氣
自反而不縮則孟子所
謂餒而狐偃所謂老

當使學者於規矩之外有所畏而不為謹案聖門設科
成周貢士皆以德行為先文藝為下臣當以此仰奉明
詔改使湖南是時蔡京方得志所行事既不善而官吏
奉承過當愈為民害學校其一也公獨摶節行之禁其
太甚士子持法自肆者懲之常曰韓魏公最善行新法
者也所至訪求人材詢問利病禮下賢士凡舉必由公
論風采嚴肅郡縣敬畏不敢犯會有詔旨委諸道提舉
學官論舉遺逸公以永州布衣王繪鄧璋應詔時蔡京
己惡公不為己用於是屬吏李良輔徑訴於朝稱二人
者范純仁之客而鄒浩所請託也京大怒改良輔合入
官命湖南提刑司置獄推治人皆為公膽落帥曾公孝

也老則弱凡曲直者兵家制勝之先機也陛下勇於為善益斷厥德使無有曲直可議則將為剛氣可塞乎兩間震為怒氣可以安天下矣

宏度論曰人主以天下為度者也所好當遵王道不可以私苟行賞所惡當遵王路不可以私怨用刑其喜怒則當於五中節和氣最温而育万物也陛下聖度虛明仁心居大固當不以私喜親近諛佞亦當不以私怒疏遠正直賞以五當是謂天命罰以五當是謂天討施諸天下而千万人悅而畏矣

廣求嗜公退謂僚佐曰胡提舉凝然不動賢於人遠矣獄未成移北路再鞫之訖不得請託之狀直除公名勒停公退居荊門漳水之上定省之外以經籍自娛家人皆忌其貧而親心適焉既而良輔以他罪發覺臺臣乃辨明前事有旨復公官改正元斷然公仕意益薄矣政和元年張商英相除公成都府路學事公以親年寖高即上章乞侍養得請論二年未能朝參丁令人憂服除政和八年矣余深入相薦名士十人公與其一有旨召對公至京師卧疾不出百餘日遂巡謁告而歸宣和元年除提舉江東路學事復召上殿未受命而中大捐館舍中大嘗欲公及時建功立業而毋令人又每以進取

寶隱論曰君遇臣下恩礼維一而崇高以將當行於介胄爪牙之夫將其驕悍雜使之氣舉遲謙屈叉施於林壑退藏之士以砺其廉靖無求之節乃能駕馭人才表正風俗威有所當加然有所可屈加於所當加以立威則強屈於所當屈以息勢則易望降詔申明凡被詔者不能赴者悉從其欲不強致之獨以威刑

為戒公處其間委曲將順既不失令人之本心又不拂中大之嚴訓終喪謂子弟曰吾奮迹寒鄉為親而仕令雖有萬鍾之祿將何所施遂稱疾掛冠買田築室勤耕將終身焉宣和末侍臣李彌大吳敏譚世勣合章薦公經學可用齒髮未衰特落致仕除尚書屯田員外郎公來謝且辭靖康元年除太常少卿再除起居郎二辭不允乃至京師方以疾在告一日午枕詔聖急召坐後殿以俟公即入見奏曰臣聞明君以務學為急聖學以正心為要心者事物之宗正心者揆事宰物之權也陛下昔在東宮潛德韜晦其於六經所載帝王制世御俗之大略必有所避而不欲問官屬之司勸講者必有所

外施暴横之政内挑
貪残之賊与悍驕
不可使之将説説弥
行之臣則治道成矣
司公風度凝遠蕭然
塵表視天下無一物
足以嬰其心者取舍
一介必度於義飢不
可得而食寒不可得
而衣自登第逮休
致凡四十年在宦歷
之日不登六載雖数
以罪去而愛君之心
遠而愈篤每被召
即置家事不問或
通夕不寐思所以
告君者然宦情如
寄所好不在焉
朱子曰公傳道涖落
志在春秋致書並
言格君盡後所以
明天理正人心扶三

隱而未及陳今正位宸極日月向久而績效未見則於
古訓不可不考若夫分章析句牽制文義無益於心術
者非帝王之學也願擇名儒明於治國平天下之本者
虛懷訪問以深發獨智則天下之幸臣又聞為天下國
家者必有一定不可易之計謀議既定君臣固守雖浮
言異說沮毀搖動而初計不移故有志必成治功可立
陛下南面而朝天下越半年矣而紀綱尚紊風俗益衰
施置乖方舉動煩擾大臣爭競而朋黨之患萌百執窺
觀而浸潤之姦作用人失當而名器愈輕出令數更而
士民不信若不掃除舊迹乘勢更張竊恐姦雄不忌奧
抶肆行大勢一傾不可復正望詔大臣復以脩政事擾

綱叙九法者深切著
明体用該貫而其
正色危言拯任論
事剛大正直之氣
亦無所愧於古人
又題公与呂尚書帖
曰朋友之交責善所
以尽吾誠取善所以
益吾德非以相爲賜
也然各尽其道而無
所益焉則麗澤之益
自有不能已者讀此
帖使人凜然起敬如
四師畏友之在其左
右前後也
胡春秋說序太深之
日大義正
又定春秋說夫子以夏
時冠月以周正紀事謂
如公即位依旧是十二
月只是孔子改正作
春正月某便不敢信

夷狄之方令各盡底蘊畫一具進先宣示臺諫仍集百官議於朝堂衆謀僉同然後斷自宸衷按為國論須諸中外以次施行庶幾新政有經可與中興之效除中書舍人時門下侍郎耿南仲倚攀附之舊凡大小之臣與已不同者即指為朋黨見公論學術之奏愠懟形於詞色乃言於淵聖曰安國往者不事上皇今又不事陛下此可謂孚臣矣淵聖不納一日問中丞許翰識安國否翰對曰臣雖未識其面然聞其名久矣自蔡京得政以來天下士夫無不入其籠絡超然遠迹不為蔡氏所汙惟安國一人耳淵聖嗟異焉南仲知淵聖意不可回乃諷臺諫掎角論公稽慢不恭宜從黜削淵聖終不許中

恁地時二百四十二年夫子只證得箇行夏之時四箇字據今周礼有正月有正歲則周實是元改作春正月夫子所謂行夏之時只是為他不順欲改從建寅

胡說公即位終是不通且踰年即位出服如何入廟集說是家宰攝行他事可攝即位豈可攝且如十一月乙丑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惟十有三祀却是除服了康王之誥東坡道是召公失礼處想古時是這般大事必有箇權宜如借吉例他所說盡是正理但不知聖人當初是恁地不是恁地今皆見不

書侍郎何㮚建議分置四道都總管公上奏曰内外之勢適平則安偏重則危今州郡太輕理宜通變然一旦遽以數百州之地分為四道則權復太重假令萬一抗衡跋扈號令不至又何以待之若但委諸路帥臣專治軍旅每歲一案察其部内或有警急京城戒嚴即各率所屬守將應援如此則旣有捍衛京師之勢又無尾大不掉之虞一舉而兩得矣㮚方得潤聖心密說以京師不可守則出幸山南可以入蜀而其意蓋自欲當南道之任又以於公嘗有推挽之力必無駁異及此奏上大駭謂人曰康侯人物之表乃專以異議為高古人謂山林之士不可用今信然然摘不得已於四總管之地又

背[illegible]遠外州郡而已京師被圍西道王襄領所部
兵翱翔漢上不復北顧略如所策云吏部侍郎馮
澥言劉珏行李綱責詞乃為經書說珏坐貶公言待
從之臣雖嘗繳納至於彈擊官邪必歸風憲各有分守
不得侵紊而澥越職妄言直寢聽非所以靖朝著也
陛下聖度寬明無私好惡當闢公正之路而澥無故復
稱黨與來殄議論未一宜罷黨罷早加懲戒又欲殄黨
與一議論此蔡京行於崇寧黨籍制異己而遂其跋扈之
謀者何忍更導用之使群臣盍分門戶迭相排毀置國
勢於傾危乎陛下即位數降詔旨追復祖宗善政良法
而澥獨建言祖宗未必全是熙寧未必全非推隆王氏

得所以喜於春秋不敢措一辭正謂不敢𠴨度了
胡謂春秋是筆於獲麟為志一則動區言思說得也甚好
澥任而通世務者無一如文定
胡春秋非不好却不合這件事聖人意是如何下字那件事聖人意是又如何下字要之聖人只是直筆拋見在齋豈有許多做恒
胡春秋未論義理且看其文字亦便見比老胎中向架規模不草草也
問文定却是卓然有立所謂非文王猶興者否曰固是資質好

然在太學多聞先生
師友之訓所以能然
文定之學後來得之
上蔡者爲多
文定說較疎然較好
五峯說密然有病

之學彝倫紹述之議國論至今紛紛未定則辦之故也於是耿南仲大怒宰相唐恪何㮚從而擠之遂除右文殿脩撰知鄧州行至襄陽而虜騎已薄都城矣公在省一月居從之司居其半每出必有論列或謂公曰事之小者盍姑置之公曰大事皆起於細微今以小事爲不必論至於大事又不敢論是無時可言也虜圍益急淵聖命召公及許景衡者竟不達今上登極召公爲給事中公雖辭避未行而痛憤夷狄侵陵心在王室益有趨命之意而黃潛善方得政專權妄作斥逐忠賢於心意益忌公因於是奏有言曰陛下撥亂反正將建中興政事人材弛張升黜凡開出納動係安危聞之道塗採以

胡宏 出名臣錄 五峯先生

字仁仲文定公季子自幼志於大道嘗見楊中立於京師又從侯師聖於荊門而卒傳文定之學既歲被召不幸寢疾不克造朝而卒

先生優游南山之下餘二十年玩心神明不舍晝夜力行所知親切至到析太極精微之旨窮皇王制作之原綜事物於一原貫古今於一息指人欲之偏以見天理之全即形而下者而發無聲無臭之妙使學者驗端倪之不遠而造高深之無極体用該備可舉而行先生之於斯道可謂見之明而擴之至矣

愚見尚多未合倘或隱情緘默即負陛下委任之恩若一二行其職守必以顓愚遂致干犯典刑徒玷清時無補國事潛善惡之諷給事中康執權彈擊遂罷除命建炎二年樞密使張浚薦公可大用再以給事中召命州郡以禮敦遣子寅時修起居注上賜之手札曰卿文未到可喻朕旨催促前來以副延佇之意公以建康東南都會上既莅是而眷待如此慨然欲入朝行次池州聞幸吳越遂具奏引疾而返除提舉臨安府洞霄宮紹興元年除中書舍人兼侍講再辭不允遂行以時政論一十一篇先獻于上復除給事中上以左氏傳付公點句正音公奏曰春秋乃仲尼親筆實經世大典義精理奧

或問南軒曰論語一書未嘗明言性子思中庸独有天命之性一語而孟子始道性善今先生知言反復論性為甚詳無乃与聖人之意戾有異乎南軒曰無以異也夫子雖未嘗明言性而子貢曰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是豈真不可得聞哉夫子之言無非性与天道之流行也至孟子時楊墨告子之徒異說並興孟子懼學者之惑指示大本使知所止今之異端則又異乎古自謂識心見性其說開眉故高明之士往往樂聞而喜趨之一溺其間則喪其

元艱窺測今方思濟艱難豈於理戎禦侮之際虛費光陰耽味文采而已乎陛下必欲削平僭叛復寶圖使亂臣賊子懼而不作莫若潛心仲尼之經則南面之術盡在是矣除兼侍講專以春秋進講公以學未卒業乞在外編集庶幾成書可備乙覽未允會除故相朱勝非同都督江淮荊浙諸軍事公上奏曰勝非當苗潛善汪伯彥秉鈞之時同二政府緘默得會循致渡江南狩之初又下詔令尊用張邦昌結好金國許其子孫皆得錄用淪滅三綱乃至於此天下憤鬱皆不能平及正位冢司苗劉肆逆勝非不能死生以之偷合苟容不顧君父訟江都督用人得失係國安危恐勝非不足倚仗詔勝非

本心放弛萬事毫厘之差
胷懷之誤其禍可勝言哉
先生於此又烏得而忘言也
其言有曰誠成天下之性、、
立天下之有情放天下之動
心妙性情之德又曰誠者命
之道乎中者性之道乎仁者
心之道乎惟仁者爲能盡
性知命參者能精察於視
聽言動之間卓然知夫心之
所以爲妙則性命之理蓋可
默識然後知先生之言與古
人若合符節矣不然不知
求仁而居然論性矣何其不
涵於異端之故乎
知言曰天命之謂性、天下之
大本也堯舜禹湯文王仲尼
六君子先後相詔又曰心而不
曰性何也曰心也者知天地宰
萬物以成性者也 南軒改作而主性情 六

改除侍讀召赴行在僉門下撿正黄龜年書行公上奏
曰由臣愚陋致朝廷侵紊官制既失其職當去甚明且
公羊氏祭仲廢君爲行權先儒力排其說蓋權宜廢置
非所施於君父春秋大法尤謹於此臣方以春秋進讀
而與勝非爲列有違經訓縱臣無恥公論謂何是時左
相呂頤浩都督江上還朝欲傾右相 秦檜未得其方
適姑蘇太守席益知其意謂之曰目爲朋黨可矣然黨
魁在鎻闥當先去之頤浩大喜力引勝非爲助而擠公
奏擬進書命曰安國屢召偃蹇不至今始造朝又數有
請豈不以時方艱難不肯致身盡瘁乃欲求微罪而去
其自爲謀則善矣百官象之又如國計何遂落職提舉

君子盡心者也故能立天下之大本人至于今賴焉不然異端並作物從其類而爪分孰能一之

道充乎身塞乎天地而拘於耽者不見其大存乎飲食男女之事而溺於流者不知其精諸子百家曉之以言飾之以辯傳聞襲見蒙心之官命之理性之道置諸茫昧則已矣悲夫此邪說暴行所以盛行而不為其所惑者鮮矣然則奈何曰在修吾身

天理人欲同体而異用同行而異情進修君子宜深別焉

朱子曰上一句不是天理人欲如何同得又曰如是即是性可以為善亦可以為惡

東萊曰知言勝似正蒙朱子

建昌軍仙都觀實八月二十一日也是夕彗出東南檜三上章乞留公不報即解相印去位侍御史江躋上疏極言勝非不可用安國不當責右司諫吳表臣上疏言安國扶疾造朝亦欲行其所學今無故罪去恐非所以示天下也奏皆寢頤浩即排黜給事中程瑀起居舍人張燾及躋表臣等二十餘人云以應天變除舊布新之意蓋胥為之一空勝非遂相公登舟稍泝流三日而後行次衢梁訪醫留荊南至豐城寓居又半年乃渡江而休于衡嶽之下爲終焉計買地結茅屋數間名之曰書堂頗厭當世之念矣初王荊公盡廢先儒以為淺陋獨用己意著三經新說離析字畫偏旁謂之道德性命

曰盖後出者巧也又曰正蒙規模大知言小又曰近世精義之說莫詳於正蒙而五峯亦居敬所以精義也此言尤㨪切簡當深可玩味

知言中議論多病如心以成性相爲体用性無善惡心無死生天理人欲同体異用先識仁体然後敬有所施先志於大然後從事於小如本天道變化爲世俗酬酢及論游夏問孝之比類甚多又其辭意急迫少寬裕良由務以智力探取全無涵養之功然其思索精到处何可及也

性無善惡心爲已發先知後敬之類失聖矣本旨

謂天命不爲囿於物可也以爲不囿於善則不知天之所以爲天矣謂惡不可以言性可也以爲善不足以言性則不知善

之學於春秋聖人行事之實漫不能曉則詆以爲斷爛朝報直廢棄之不列于學官下逮崇寧防禁益甚故家遺俗尚存三傳舊本見者撫歎或竊指以爲春秋而仲尼經世之心幾於熄矣公自壯年即有服膺之志嘗曰六籍惟此書出於先聖之手乃使人主不得聞講說學士不得相傳習亂倫滅理用夷變夏殆由此乎於是潛心刻意裒古今諸儒所製述無慮百家片言之善采拾靡遺害義切深必加辨正或妄或取無一毫好惡之偏蓋準則之以語孟權衡之以五經證據之以歷代之史窮研玩味游泳沉酣者三十年及得伊川先生所作傳其間精義十餘條若合符節益以自信探索愈勤至是

年六十有一而書始就慨然歎曰此傳心之要典也蓋
於克己脩德之方尊君父討亂賊攘夷狄存天理正人
心之術未嘗不屢書而致詳焉紹興五年二月除徽猷
閣待制知永州不拜差提舉江州太平觀令纂脩所著
春秋傳俟書成進入以副朕崇儒重道之意仍給吏史
筆札委疾速投進公嘗謂宮觀之任本以養老優賢非
因避職及罹譴黜不欲請也及此除乃上表謝曰謹脩
有用之文少報無功之祿即再加刪潤繕寫奏御上屢
對近臣稱善謂深得聖人之意非諸儒所及也乃除公
提舉萬壽觀兼侍讀委所在守臣以禮津遣公以疾未
行御史中丞周秘侍御史石公揆司諫陳公輔遂論公

之所自來矣卻与告子楊子
釋氏蘇氏之言或無以異惜
乎不及供洒掃於五峯之門
而面質之也
因窮善思然思過處有之
又曰五峯臨終謂彪德美曰
聖門工夫要處只在箇敬比
為名言
又曰五峯有本亭記理固是
甚排布是文人之文
南軒見先生ミミ辭以疾他日
見孫正孺而告之孫道五峯
之言曰渠家好佛宏見他說
甚南軒方悟前此不見之因
於是再謁之語甚相契遂授
業焉南軒曰栻若非正孺幾
乎迷路

胡憲 籍溪先生

名臣錄

字原仲建之崇安人文定公從父兄之子稍長從文定學始聞程氏之說尋以鄉貢入太學一日故憶故山從臣薦之召授本州教教尋監南岳廟爲福建路司准遣奉祠改秘省正字病求去以左宣教郎主管崇道觀啟而卒紹興三十二年也享年七十七

生而沉靜端慤不妄言笑長聞程門之說入太學會元祐學有禁乃與鄉人劉致中陰講而竊誦焉久未有得天授曰是固當然蓋心爲物潰故不能有見唯學乃可明耳先

學術頗偉行義不脩復除知永州提舉江州太平觀久之上念公訓經納諫之忠特除寶文閣直學士以紹興八年四月十三日沒于正寢贈左朝議大夫公負傑出絕異之資見善必爲爲必要其成知惡必去去必絕其根自幼少時已有出塵之趣登科後同年宴集飲酒適量是後終身不復醉嘗好奕棊先令人責之曰得一第德業竟耶是後不復奕爲學官京師同舍多勸之買妾事既集慨然嘆曰吾親待養千里之外曾是以爲急還寢其議亦終身不復買妾也在長沙日按行屬部還衡嶽愛其雄秀欲一登覽已戒行矣俄而思曰非職事所在也即止晩居山下五年竟亦不出也能官湖南倅舊

生喟然歎曰所謂吝者非克己工夫也耶自是一意下今不求人知一旦揖諸生故

先生故故山力田責菽以奉其親非其道義一毫不取於人文定稱其有隱君子之操而鄉人士子不從之

紹興己卯公由司直改正字將就職晦翁送行詩曰執我仇仇詎我知謾將行止驗天機 猿驚鶴怨仍何事 只恐先生袖手故其後又寄詩曰先生去上芸香閣 閣老新峩豸角冠 時判珙自秘丞除察官 留取幽人臥空谷一川風月要人看又曰

餞行于渚宮呼樂戲以俟而交代龜山趙公時具觴膳留公鮭菜蕭然引觴徐酌置語孟案間請坐講論不覺日暮云暮也壬子赴闕過上饒有從臣家居者治饌延公飾姬妾請令出奉卮酒為壽公蹙然曰二帝蒙塵國步阽隉豈吾徒為宴樂之日敢辭其人赧赧而止辭受取捨一介之微必度於義雖饑不可得而食寒不可得而衣也恬靜簡默寡於言動雖在宴閑獨處未嘗有怠容慢色語孟五經諸史周而復始至老未嘗釋手每晨昏子弟定省必問何所業有袊意則曰士當志於聖人勿臨深以為高見怠慢不處必顰蹙曰流光可惜尚爲小人之歸矣子弟或近出燕集雖夜已深猶未寢必俟其

甕牖前頭列畫屛晩
來相對靜儀刑浮雲
一任閑舒卷萬古青山
只麼青五峯見之曰
其言有體而無用別[illegible]
曰幽人偏向青山好爲
是青山青不老青山
出雲雨太虛洗盡塵
埃山更好似爲鞱溪
鮮嘲

秦檜用事天地閉塞家
三十年先生亦以泊然
無復當世之念及檜死
群兵稍復進用先生乃
正字當奏事殿中而病
不能朝即草疏言虜
人大治汴京宮室勢
必敗盟令元臣宿將
唯張浚劉錡唯陛下

歸驗其辭否且問其所集何客所論何事有益無益以是爲常七子有自遠來學者公隨其資性而接之大抵以立志爲先忠信爲本以致知爲窮理之漸以敬爲持養之要每誦曾子之言曰君子之愛人也以德小人之愛人也以姑息故不以辭色假借子弟及學者亦未嘗降志孫言苟爲唯諾以祈人之悅也壯年嘗觀釋氏書後遂屏絶嘗答潁川曾幾書曰窮理盡性乃聖門事業物物而察知之始也一以貫之知之至也來書以五典四端每事充擴亦未免物物致察非一以貫之之要是欲不舉足而登泰山也四端固有非外鑠五典天叙不可違充四端惇五典則性成而倫盡矣釋氏雖有了心之

亟起而用之臣死不恨矣時二公為積毀所傷上意有未釋然先生獨顯言無所避纔入即求去矣

先生質本恬淡而培養深固平居危坐植立時然後言望之儼然如枯木之枝而即之溫然雖當倉卒不見其有疾言遽色人或犯之未嘗校也其讀書不務自為訓說嘗纂論語說數十家復抄取其要附以己意

朱子曰先生教諸生於工課餘暇以片紙書古人懿行或詩文銘贊之有補於人者粘置

說然知其未了者為其不先窮理反以理為障而於目處不復究竟也故其說流遁莫可致詰接物處事顛倒差繆不堪點檢聖門之學則以致知為始窮理為要知至理得不迷本心如日方中萬象畢見則不疑所行而內外合也故自修身至於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矣来書又謂充良知良能而至於盡與宗門要妙兩不相妨何必舍彼而取此夫良知良能愛親敬長之本心也儒者則擴而充之達於天下釋氏則以為前塵為妄想批根拔本而殄滅之正相反也而以為不相妨何哉公於出處由道據義以必之所要為主其欲出也非由勸勉其欲去也不可挽留朱震被召以出處問公公曰世

壁間俾注未誦之感仝
精熟

間惟講學論政則當切切詢究至於行已大致去就語
默之幾如人飲食其飢飽寒温必自斟酌不可決之於
人亦非人所能決也安國出處自崇寧以來皆内斷於
心雖定夫顯道諸丈人行皆不以此謀之也定夫者游
察院酢也顯道者謝學士良佐也與楊時中立皆二程
先生之高弟公不及二程之門而三君子皆以斯文之
任期公謝公嘗語朱震曰胡康侯正如大冬嚴雪百草
萎死而松栢挺然獨秀也使其困厄如此乃天將降大
任焉耳公尚論古人則以諸葛武侯為首於本朝卿相
則以韓忠獻公為冠慕用卿往言必稱之性本剛急及
其老也氣宇粹温儀貌雍穆於和樂中有毅然不可犯

之象於嚴正中有薰然可親近之意年最高矣加以疾
病而謹飭於禮無異平時每歲釀酒一斛以備家朝薦
饗之用造麴蘗治秫米潔器用節齊量無不親之於其
祭也必沐浴盛服率子孫諸婦各執其事方饗則敬已
祭必哀濟濟促促如祖考之臨之也雖在離亂遷次居
處衣食或有不給而奉先之禮未嘗或闕由少至老食
不兼味深居疾病膳羞不可致子孫或請稍近城郭公
曰死生有命豈以口體之故移不貲之軀哉家世至貧
轉徙流寓遂至空乏然貧之一字於親故間非啫口
所不道故亦于是所不書嘗戒子弟曰對人言貧者其
意將何求海甯志之允財利假貸剷約必明期日必信

無以差忒自登第逮休致凡四十年其在實歷之日不
登六載雖數以罪去而愛君之心遠而愈篤每被召即
罷家事不問或通夕不寢思所以告吾君者然宦情如
寄所好一不在焉二程門人侯仲良久居三州多識賢公
卿士大夫之所為而熟觀兩先生之德行又嘗周流天
下延求人物鮮有可其意者後至瀘濱公館留之逾年
仲良潛察公心意於言笑動止之間不覺歎服語人曰
視不義富貴如浮雲者當今天下惟公一人耳初娶李
氏繼室王氏皆贈令人子三人寅左奉議郎試尚書禮
部侍郎兼侍講宏右承務郎安適右迪功郎
向沈孫大原大正葬于潭州湘潭縣龍穴山禮官議以

道德傳聞純行不差謚公為文定

（新增）朱子語五條

文定氣象溫潤却似貴人 見語錄下同

胡文定云知至故能知言意誠故能養氣此語好又云豈有見理已明而不能處事者此語亦好

胡春秋傳有牽強處然議論有開合精神

文定之學後來得於上蔡者為多所以尊上蔡而不甚滿於游楊二公

䕫按謝上蔡答胡文定書曰承喻進學加功處甚善若欲步步立得住做自家物須著如此通來學者何足道能言真如鸚鵡也富貴利達令人必見出

脫得者所以全看一不得難以好事期待他非是小
事切須勉之透得名利關便是小歇處然須藉窮
理工夫方有入聖之理夫上蔡之答文定如此則
文定之學得於上蔡爲多者於此亦可以見矣
問文定與秦檜厚善之故曰秦嘗爲密教翟公巽知
密州薦試宏詞游定夫過密與之同飯於翟奇之後
康侯問人才於定夫首以秦爲對云其人類荀文若
京城破虜欲立張邦昌執政而下無敢有異議惟秦
抗論以爲不可康侯益義其所爲力言於張德遠諸
公之前後秦自虜中歸與聞國政康侯屬望甚切嘗
有書疏往還講論國政康侯有詞掖講筵之召則秦

之薦也然其雅意堅不欲就必已窺見其隱微有難
處者故以老病辭後來秦做出大疎脫則康侯已謝
世矣

廉按游定夫之取秦檜以其類荀文若荀文若且
不足取而况於類之者乎然檜之姦往往能欺君
子朱子謂其為士大夫之小人是已檜嘗言孔孟
說話亦有行不得者謂敬以直内義以方外上句
行得下句行不得其平日議論如此此其所以為
士大夫之小人也歟噫其姦人之尤哉

伊洛淵源録新增卷第十四

程氏門人無記述文字者

王端明

名巖叟字彦霖大名人元祐中爲臺諫官登政府正直不撓當世稱之墓碑本傳記其行事甚詳然不及其學問源流也惟遺書前篇有其答問而其集中亦有記先生語數條又發明道文有聞道於先生之語及伊川造朝亦有兩疏推挽甚力蓋知尊先生者然恐其未必在弟子之列也

新增 朱子語一條

問宣仁不還政如何曰王彦霖繫年録一段可見當

時宣仁論君子小人彥霖云太皇於宮中復說與皇帝曰亦屢說與孫兒都未理會得觀此一節想是以未可分付故一不放下 見語錄

劉承議

名立之字宗禮河間人敘述明道先生事者其父與二先生有舊宗禮早孤數歲即養於先生家娶先生叔父朝奉之女郭雍稱其登門最早精於吏事云

林大節

不詳其鄉里名字行實但遺書云林大節雖差魯然所問便能躬行然則亦篤實之士也

張閑中

不詳其名有答書見文集

馮聖先

名理汝州人陳恬叔易爲作誌文尹公冊題其後其子愿恕從尹公學涪陵記善錄者也誌跋皆見錄中外書又載尹公之言先生門人馮理字聖先自號東皐居士曰二十年聞先生教誨今有一奇特事先生問之理曰夜間燕坐室中有光先生曰顧亦有一奇特事理請問之先生曰每食必飽

鮑商霖

名若雨永嘉人有答問數條及錄伊川語一卷今見文集遺書

周伯忱

名孚先毗陵人與其弟恭先伯温同受學有語錄及答問各數章今見書集伯忱嘗為臨安教官其家有伊川帖數紙其一邢和叔問先生謂二周與楊時似同恕恐二周未可望楊時如何先生答云周孚先兄弟氣質純明可以入道顧每勸楊時勿好著書好著書則多言多言則害道學者要當察此

唐彥思 宜興人有語錄

名棣宜興人有語錄一卷見遺書

謝用休 溫州人見唐錄

名大東

新增 朱子語一條

周恭叔謝用休趙彦道鮑若雨那時温州多有人來

都無立作見語錄

潘子文 永嘉人見唐傳

名旻

陳貴一

名經正與其弟經邦貴叔同受學四君皆永嘉人名見

唐錄

李嘉仲

名處遜洛人亦見唐錄後爲中書舍人溺死維揚

孟敦夫

名厚洛人祁寬記尹和靖語云孟敦夫不從伊川又爲
王氏學學業特精獨處一室糞穢不治嘗獻書於伊川
伊川云孟厚初時說得也似其後復沒事生事一日語
之曰子何不見尹焞張繹朋友間最好講學然三公皆
同齒也敦夫見和靖曰先生令厚來見二公者亦明所
願見如思叔莫不消見否和靖曰只不消見思叔之心
便是不消見焞之心也伊川嘗謂學者曰孟厚一不治一
室亦何孟學一不在此假使洒掃得潔淨莫更快人意否
然伊川之葬門人畏黨禍莫敢至獨敦夫與尹張范棫
鄧濤送焉

范文甫

暢中伯

二人不詳其名見楊遵道錄

李先之

名朴頴上人爲西京學官曰受學焉呂氏雜記云李先之同恭叔皆從程先生學問而與蘇公文詞以文之世多譏之者

新增 朱子語一條

李朴先之大賢是能尊尚大學但恐其氣剛亦未能遂志於學問見語錄

暢潛道

名大隱洛人遺書第二十五卷即其所記也遺書云暢

大隱許名侍時學乃方學禪是於此蓋素有得也

【新增】朱子語一條

程先生幼年屢說井田封建到晚年又說難行見於暢潛道錄想是他經歷世故之多見得事勢不可行

見語録

郭立之

名忠孝宣徽使逵之子事見伊川年譜祁寬記尹和靖語云忠孝每見伊川問論語伊川皆不答一日語之曰子從事於此多少時所問皆大且須切問近思外書云郭忠孝議易傳序曰易即道也又從何道或以問伊川伊川曰人隨時變易為何為從道也今觀忠孝所著易

書專論互體卦變與易傳殊不同然其子雍辨年譜所記事甚詳未知孰是

(新增) 語類曰郭以兼山之學自名是壬午只一艮卦曰易之道一爾艮卦乃人則不偏更有六十三卦

記中所稱兼山氏者名忠孝語錄中載其問疾伊川之語然頃見其易書弱象數之說去程門遠甚而尹子門人所記則以為忠孝自黨人起絶迹師門先生沒不致奠則其人其學亦可見矣 見答河叔京書

周恭叔

名行己永嘉人遺書第十七卷或云乃其所記也祁寬記尹和靖語云恭叔自太學蚤年登科未三十見伊川持身嚴苦塊坐一室未嘗窺牖幼議毋黨之女登科後

其女雙瞽遂娶焉愛過常人伊川曰頤未三十時亦做不得此事然其進銳者其退速每歎惜之嘗酒席有所屬意既而密告人曰勿令尹彥明知又曰知有何妨此不害義理伊川歸和靖偶及之伊川去此禽獸不若也豈得不害義理又曰父母遺體以偶賤倡可乎上蔡謝公此言恭叔不是擺脫得開只為立不住便放了胡文定公亦云人須是於一切世味淡薄方好不要有富貴相周恭叔才高識明初年甚好後來只緣累太重若把得定儘長進在

〔新增〕朱子語十條

恭叔學問自是非不得見語錄

邢尚書

名恕字和叔其行事詳具國史及邵伯温辨誣等書云邢和叔後來㸃染纏繞其爲人明辨有才後更曉練世事其於學亦日用而至焉者也又云謝良佐曾問涪州之行知其由來乃族子與故人耳先生曰族子至愚不足責故人至厚不敢疑族子謂程公孫故人謂邢恕孟子既知天焉用尤臧氏因問邢七雖爲惡然必不到更傾先生也先生曰然邢七亦有書到頤云屢於權宰處言之不知身爲言官却說此話未知傾與不傾只合救與不救便在其間又問邢七久從先生想都無知識後來極狼狽先生曰謂之全無知識則不可只是義理不

能勝利欲之心便至於此也上蔡語錄云邢七自言一日三點檢伯淳曰可哀也哉其餘時勾當甚事蓋倣三省之說錯了可見不曾用功又多逐人面上說一般語伯淳責之邢曰無可說伯淳曰無可說便不得不說

新增 朱子語三條

邢恕本不定疊知隨時遊公猶未絕之與通書只是明道康節淳好康節詩云愼勿輕爲西晉風明道語見上蔡錄中 見語錄下同

問邢恕少年見諸公時亦似好先生曰自來便尖利出頭不確實到處哀求入作章惇用林希作御史希擊伊川只緣邢救便擊之恕言于哲宗曰於程某嘗

事之以師友今便以程某動作手段亦不救
邪亦難識雖以富韓馬呂邵程亦着他不破曰康節
亦識得他亦只是就他皮膚上略點他耳又曰他自
有一本言行錄記他平日做作好處須於滄峡見其
家有子弟在彼作牧官以一本見遺看来當初亦有
得他力處蓋元豐末邢恕嘗說蔡持正變熙豐法召
馬呂故言行錄多記此等事嘗見徐端立侍郎說邢
和叔之於元祐猶陳勝吳廣之於漢以其首事而先
起也

庶按宋史姦臣傳載恕有子居實有異材八歲為
明妃引黄庭堅晁補之皆見而愛之從恕守隨作

南征賦蘇軾讀之歎曰此足以籍手見古人矣卒時年十九朱子嘗編楚詞後語亦收居實所作秋風三疊謂居實為此時年未弱冠味其言神會天出如不經意而無一字作今人語同時之士號稱前輩名好古學者皆不能及使天壽之則其所就豈可量哉竊謂龜山嘗師程子復令其子廸受學焉居實天才如此使得及伊洛之門必能發有聞於斯道不徒為詞人之冠而已是則愬之所以教其子者已愧於龜山而況於他乎

新增 [附] 朱晦庵答呂伯恭論淵源錄

元豐中詔起呂申公此段初固知其有誤然以其不害大體故不復刊今欲正之亦善但去司馬温公温公不起八字又依程集本題改于字爲贈字也

明道言嘗與元豐大臣共政此事昨來已嘗論之然亦有未盡今詳此事乃是聖賢之用義理之正非姑爲權譎茍以濟事於一時也蓋伊川氣象自與明道不同而其論變化人材亦有此意（見外書諸氏所記）易傳於睽之初爻亦有不絶小人之說是見此事自是正理當然非權譎之私也然亦須有明道如此廣大規模和平氣象而其誠心昭著足以感人然後有以盡其用耳常人之心既

不足以窺測此理又無此等力量自是信不及設有信
者又不免以權譎利害之心為之則其悖理而速禍也
為尤甚矣此今之君子所以不能無疑於程子之言也
胡氏所記尹氏亦疑之豈所謂未可與權者耶邵子文晩著此書於其早歲之
所逮聞者年月先後容或少差若語意本末則不應全
誤且所謂二公並相蓋終言之呂宗丞未行以疾卒亦
記其不及用耳非必以為二公旣相然後呂明道也又
謂邵錄多出公濟恐亦未然蓋其父子文體自不同也
折柳事有無不可知但劉公非妄語人而春秋有傳疑
之法不應遽削之也且伊川之諫其至誠惻怛防微慮
遠旣發乎愛君之誠其涵養善端培植治本又合乎告

君之道皆可以為後世法而於輔導必主右所當知至
其餘味之無窮則善學者雖以自養可也故區區鄙意
深欲存之蓋其說如此非一端也今欲以一說疑之而
遽欲刊去豈不可惜若猶以為病則但注其下云某
人云國朝講筵儀制甚肅恐無此事使後之君子以理
求者得其心以事考者信其迹其亦庶乎其可矣
范公不為程門弟子下卷范公語中論之已詳此年譜
所載特鮮于所錄之本文耳然不削去門人二字者范
公語中既引以為說則此不可削史固有變例也但來
諭引范公日記以為伊川所為范公未必盡知若摩先
具素饌則應大典東坡忤何以能處程蘇之間而無適

言乎此則恐於事理皆未盡也蓋范公所記正叔獨奏乞就寬涼處講讀而并及修展邇英次第則固善矣之辭而非有譏毀之意也但伊川已奏而事方施行則自不必更言而在范公之自處則亦或有不敢言者至於國忌齋筵量奏所宜則以范公之賢於己之所行自當顧義理之是非以為從違不當視同列之喜怒以為前郤也使其果欲依違兩間曲全交好則具奏饌既忤東坡具酒肉亦許伊川看處於彼而忽於此則亦非所以兩全矣況范公之意未必出此而他書所記亦云范醇夫輩食素秦黃輩食肉則所記雖不同而范公之不畏東坡而每事徇從亦當時所共知矣故嘗竊意范公雖

不純師程氏而實尊仰取法焉其於東坡則但以鄉黨
遊從之好素相親厚而立朝議論趣向略同至其制行
之殊則逈然水火之不相入且觀其辨理伊川之奏則
其心豈盡以東坡爲是哉但不能辨之於當時而發之
於數年之後此則剛強不足不免乎兩徇之私者而其
所重在此故卒不能勝其義理之公也大抵程蘇學行
邪正不同勢不兩立故東坡之於伊川素懷憎疾雖無
素饌之隙亦不相容若於范公則交情既深而其氣象
聲勢無足畏者故雖有右袒之嫌而不以害其平生之
驩也
侯師聖論二先生大槩亦得之但語意少不足耳亦不

必删去也

文潞公事但注其後云某人云先生判監時潞公未嘗尹洛疑此有小誤

以管窺天此伊川本語見於遺書不必曲為隱諱兼其語有抑揚善讀者當自知之若為其不善讀而毀吾說以避之則古今書傳之得存者寡矣

横渠㝡善出於呂汲公汲公雖尊横渠然不講其學而溺於釋氏故其言多依違兩間陰為佛老之地蓋非深知横渠者惜乎當時諸老先生莫之正也如云學者苦聖人之微而珍佛老之易入如此則是儒學異端皆可入道但此難而彼易耳又稱横渠不必以老佛而合乎

先王之道如此此則是本合由老佛然後可以合道但横渠不必然而偶自然耳此等言語與横渠著書立言攘斥異端一生辛苦之心全背馳了今若存之非但無所發明且使讀者謂必由老佛易以入道則其為害有不可勝言者非若前段所疑年月事迹之差而已也又行狀記事已詳表文所記無居狀外者亦不必重出

呂侍講學佛老似不必載如何

備封奉聖鄉雖非封建然亦可以為封建之漸且無時不可為君曰今茅胙士大封王 侯則土以國疑誠非可為之時矣但伊川失不至如此不曉事必待晩年再歷之多然後知其不可也大抵前輩議論不能無小不同

夲兩存之學者正好思索商量非若汲公之論橫渠大本不同其流有害也

楊應之事以小見故悉取之亦變例也恐可訪問更增廣之

楊於程門亦未必在弟子列也

呂進伯和叔本嘗別出以事少無本末故附之與叔甚非是告訪問增益別立兩條臨川有龔氏汲公碣也可因人問之

蘇構志語中胡公所論蓋以越職言事使非語默之當然又以其得罪之重知其言必有過當處耳詞之未瑩故若可疑然蘇乃元符末年應詔上書恐未可以越職

罪之也 此事吾輩更合商量非特為蘇公之是非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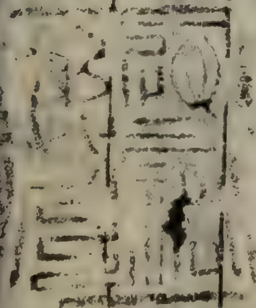
楊公墓志首尾聯貫不容剪截故全書之亦變例也胡公所辨發明述作之意最為有功似不可去

胡公行狀取昇斥學生事乃為作學錄行學規之樣轍非獨為後來論列張本也然明道敘述中亦有如此者

劉立之記 罷判武學事 伊川存而不去蓋欲備見事情雖知氣象之小而不得避也其他浮辭多合刪節當時失於草草耳眷着諸公當時以其名實稍著故不悉書自今觀之誠覺曠闕但此間少文字之人檢閱須仗伯恭與諸朋友共成之也

新增 附 朱晦庵答呂伯恭論淵源錄終

右十六條晦庵朱夫子編集淵源錄與
東萊呂先生相答論之書也今者拈出
大全集中附刻于錄後一以見先賢之
用力一以備後學之參考云



有論語則孔顔之道不墜於地有淵源錄則周程之緒可傳於後南渡以來道學中興之盛追蹤乎伊洛而濬發其淵源矣而言行錄所載從止於朱張諸先生而已自餘諸子之懿〻益未有紀傳之者此天台謝氏所以有淵源續錄之作也就其二錄之中元錄已行於東方而又幸有南原刊本續錄則未也故人莫能知有是書若金江陵添慶淂之燕肆而來洪佐郎仁慶

轉傳寄示於滉已而泗川李龜巖楨出尹東都以諸友之意來索其本將以刊行又且要滉考訂其訛謬滉不得辭略正其顯誤而闕其牠者龜岩以謂續錄之行不與元錄同之則如水之有源而無流於是合兩錄而通為一帙用以白於監司南宮忱令諸郡邑而鏽之梓焉使此道之傳前後畢備庶幾學者因是疏論其源流而有得於心焉其有補於此學而有益於後來

